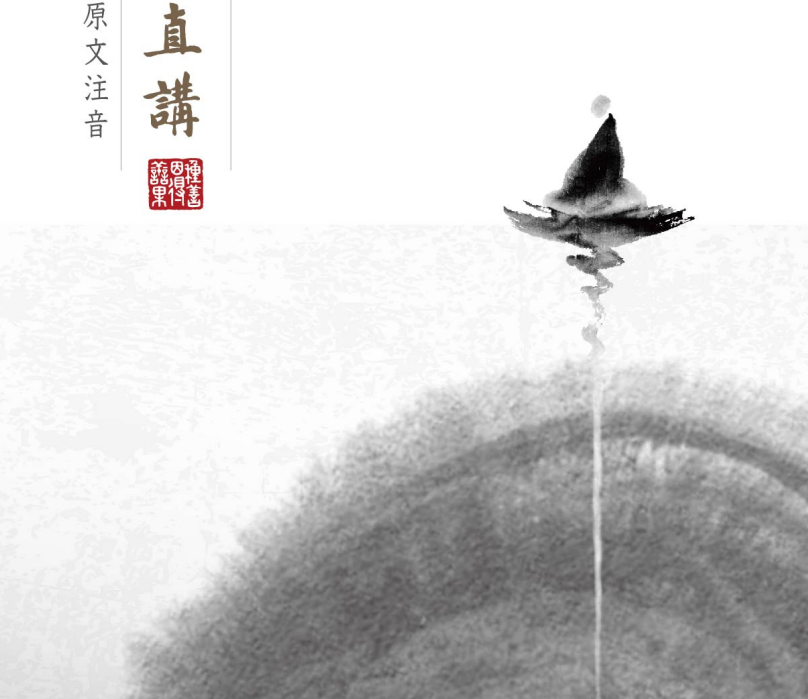
太上感應篇直講

印光大師
李炳南居士 作序

原文注音



印光大師
李炳南居士 作序

太上感應篇直講

原文注音

釋淨空時年八十有一



深信因果諸惡莫作為世間
法萬福之源六為出要法正
修之動緣其習淨業而不
能明教理者罹可借此伏惑
帶業往生善巧方便皆成
善提

雪廬



深信因果、諸惡莫作，為世間法萬福之源，亦為出世法正修之助緣，其習淨業而不能明教理者，權可借此伏惑帶業往生，善巧方便，皆成菩提。

雪叟（雪廬老人——李炳南居士）

目錄

太上感應篇直講序　印光大師……一
重印太上感應篇直講序　李炳南居士……六
印光大師談《感應篇》……一二
太上感應篇原文……四四
太上感應篇直講……五八

太上感應篇直講序

印光大師

人性本善，由對境涉緣，不加檢察，遂致起諸執著、好惡，種種情見，以埋沒本性者，比比皆是。由是古之聖人，各垂言教，冀人依行，以復其初。其語言雖多，總不出格物致知，明明德，止至善而已。所言格物者，格，如格鬥，如一人與萬人敵。物，即煩惱妄想，亦即俗所謂人欲也。與煩惱妄想之人欲戰，必具一番剛決不怯之志，方有實效。否則心隨物轉，何能格物。致者，推極而擴充

之謂。知，即吾人本具愛親、敬兄之良知，非由教由學而始有也。然常人於日用之中，不加省察檢點，從茲隨物所轉，或致並此愛親、敬兄之良知亦失之。尚望其推極此良知，以遍應萬事，涵養自心乎。是以聖人欲人明明德，止至善，最初下手，令先從格物致知而起。其所說工夫，妙無以加。然欲常人依此修持，須有成範，方易得益。五經、四書，皆成範也。但以文言浩瀚，兼以散見各書，不以類聚，頗難取法。而未多讀書者，更無因奉為典型也。太上感應篇，撮取惠吉、逆凶、福善、禍淫

之至理，發為掀天、動地、觸目、驚心之議論。何者為善，何者為惡。為善者得何善報，作惡者得何惡報。洞悉根源，明若觀火。且愚人之不肯為善，而任意作惡者，蓋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然也。今知自私自利者，反為失大利益，得大禍殃，敢不勉為良善，以期禍滅福集乎。由是言之，此書之益人也深矣。故古之大儒，多皆依此而潛修焉。清長洲彭凝祉，少奉此書，以迄榮膺殿撰，位登尚書後，尚日讀此書，兼寫以送人，題名為元宰必讀書。又釋之曰，非謂讀此書，即可作狀元宰相，而狀元宰

相，決不可不讀此書。其發揮可謂透徹之極。然見仁見智，各隨其人之性質。此書究極而論，止乎成仙。若以大菩提心行之，則可以超凡入聖，了生脫死，斷三惑以證法身，圓福慧以成佛道，況區區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此書註解甚多，唯清元和惠棟之箋註，最為精深宏暢，惜非博學之士不能閱。次則彙編，實為雅俗同觀之最上善本，而不甚通文之婦孺，猶難領會。唯直講一書，為能普益。然文雖淺顯，詞甚優美。淺而不俗，最易感人。香濤居士，出資千圓，排印廣布。亦有同志，各相輔助，

願令此書，周遍寰宇。庶幾人修十善，家敦孝弟。知禍福之唯人自召，善惡之各有報應，則誰肯為惡而召禍乎。此風一行，善以善報，則禮讓興行，干戈永息，人民安樂，天下太平矣。願有財力智力者，或廣印以流布，或說法以講演。俾未失本性者，愈加純真，已失本性者，速復厥初。其為功德，何能名焉。

一九二八年歲次戊辰

重印太上感應篇直講序

李炳南居士

內典有之：「萬法因緣生」。因者果之前因，緣者果之四緣，乾坤萬象，九界萬事，括而名之曰法，成法為果，凡果之成，何莫非由因緣也。

惟其事有顯有隱，有近有遠。智人能明其隱者遠者，常人僅能見其顯者近者而已。夫如是，佛始分五乘說教焉。人天凡乘，世間之因果，易見者也；菩薩聲緣聖乘，出世間之因果，難明者也。以眾生根器萬殊，權實必契乎機，是權為藉之以顯

實，五為導之以歸一也。若必專談一乘，不設方便，猶不梯而樓，不花而果，其能登之人，能結之木，幾何哉！

太上感應篇者，道家勸善之書。其文，尚樸不事浮華；其言，舉事以明功罪。婦孺能喻，雅俗不傷。苟非至頑至癡，聞之未或不興趨避之心。其輔世間風化，開人天之路，豈曰小補之哉！

吾教拘墟之士，以其為有漏之業，且言自教外，多藐而忽之，甚則譏淨宗印祖，序而流通。噫！未之思也。其肯為有漏善者，已涉人天之乘，

再善誘而進之，得非為佛乘之津梁歟？況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他人有善，贊而成之，契機隨緣，正大權之所以普攝也。昔蕅益大師，嘗治周易、孟子；夢顏開士，著有陰騭文廣義。一大藏教，每有不輕婆羅門之誡，莫非同其善也，與其進也。如斯，則善吾善之，進吾進之也。夫欲，惡事也，尚可借作勾牽；是篇，善言也，烏得不宜作津梁乎？

嘗思地藏本願經，所說大都世間因果，考其時教，當世尊將入涅槃之際。嗚呼！華嚴、法華兩大經王，距時幾四十年，其間開演群經，何止恆沙妙

義？而後復懸懸於因果者，寧無深意存焉？縱觀今之宿學，每學進而道退，辨給空有，而尠及因果，甚則恥出諸口，浸尋有撥無之概。學風如是，反不若未及門者，謹愿有功。世尊後說地藏，或古今有同慨耶?!

予友金天鐸學士，淨宗篤行人也。其先世為名宦，恪奉是篇，並遺囑學士，印行勸世。學士徵序於予。予曰：孝哉！是能行先人之志者也。繼而問曰：伊誰之贈？曰贈信之者。予曰否，未若贈昧之者。蓋信者必有行，如健夫復知攝生，可緩與之論

醫；昧者或邪見，如尪弱而膺沉疴，不可緩於藥石也。至有通三藏、誦萬偈，未破半個蒲團，未斷一貫念珠，輒爾高睨大談，墮豁達空，是謂昧中之昧，乃病將及膏肓者，與之醫藥，尤應先之又先也。

夫因果不落不昧，一言之升墮，誠以言為心聲，而升墮是心所造也。此怠敬之機，寧不畏哉！況因果不有畛域，一其緣生，非若指心見性，吾教獨宗，斥彼之言，已近撥無矣。予故曰未若與昧。學士瞿然曰：有是哉?!予復莊辭以堅其信。獲報曰

諾諾。遂欣然而為之序。

一九六四年癸卯仲秋稷門李炳南識於寄漚軒

印光大師談《感應篇》

弘法 敬輯

一、《感應篇》之概述

1.《感應篇》的來源

問：《感應篇》，誰人著作？對於他教典籍，以何法辨別之？

答：《感應篇》通行本，有「太上」二字，謂為老子所作，亦有謂本《抱樸子》而廣之。然不必究其為何人所作，只取其書所說之益，所謂不以人

廢言也。聖人立法，固不必定取聖人所說為法，只取其益世道人心為事。蟲文鳥書，大開文字之端，敢以蟲鳥不足重，而不用其文字乎？舉此一事，可以息彼妄論是非者之無益繁詞。此種繁詞，尚不如春禽晝啼、秋蟲夜鳴之有天然風味也。

《三編・卷四・答崔樹萍居士問》

2.《感應篇》的性質

如《文昌陰騭文》、《太上感應篇》等（《感應篇》，上海中華書局有《感應篇彙編》，為古今

註此篇者之冠，文理俱佳，有二本），俾熟讀而詳審以行之，則人人可以為良民，人人可以了生死矣。

《增廣・卷二・復四川謝誠明居士書》

五經四書，本是教人為善之書，世多以文視之，則便當面錯過。若《感應篇》、《陰騭文》等，直陳因果報應之事，俾人一目了然，實為有益。彼大言理性、不提因果報應者，徒欲得高出人上之名，而不知所以高之實。

《三編・卷二・復謝慧霖居士書五》

《感應篇》、《陰騭文》，實為《功過格》之源本，以故恭錄於首，以期朝夕諷誦，互相鑒照，俾得三業清淨，一心淳篤，庶可無忝所生，行為世法。由是而世法佛法，一道齊修；成己成人，了無二致。前繼往聖，後開來學，參贊化育，輔翼郅治，皆於此庸言庸行中得之。若捨此不行，別求玄妙，縱令大得，亦只能利一類之機，而況專資空談者乎？

《續編・卷二・〈淨土問辨〉〈功過格〉合刊序》

二、《感應篇》之實行

1. 讀誦奉行改過遷善

凡《安士全書》及《感應篇彙編》、《印光文鈔》，通文義者，皆須人奉一部。由此路上行，上焉者或可體會到此。否則只知圓融不執著，口口說空，步步行有，為家庭之禍患，亦佛法之蟊賊。

《三編・卷三・復福州佛學社書》

《感應篇彙編》宜令熟讀，此正本清源之要務。以五經四書所說者，或散見於各處，或義晦而

難領會。此既熟讀，讀五經四書，一見此種話說，即便心領神會。理學務躬行，而不知此義，反指為異端者，皆見理未的、救世無術之流類也。

《三編・卷二・復謝慧霖居士書二》

汝宜每日將《太上感應篇》、《文昌陰騭文》、《關帝覺世真經》，日讀三五遍，至少須一遍，亦令汝妻日日讀之，自可知為人之道理。既知為人之道理，則便可繼汝父之家風。凡一切人皆欽仰汝，以為汝父素好善，故有此令郎。此其榮為何如也！光宗耀祖，成家立業，只在能立志學好而

已，豈有甚麼難行難做處？《三編・卷三・復某居士書》

人之一生成敗，皆在年幼時栽培與因循所致。汝已成童，宜知好歹，萬不可學時派。當學孝，學弟，學忠厚誠實。當此輕年，精力強壯，宜努力讀書。凡過讀之書，當思其書所說之事，是要人照此而行，不是讀了就算數了。書中所說，或不易領會。而《陰騭文》、《感應篇》等皆直說，好領會，宜常讀常思，改過遷善。於暇時尤宜念阿彌陀佛及觀世音菩薩，以期消除業障，增長福慧，切勿以為辛苦。古語云：「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

悲。」此時若錯過光陰，後來縱然努力，亦難成就。以年時已過，記性退半，所學皆用力多而得效少耳。第一先要做好人。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焉。第二要知因果報應。一舉一動，勿任情任意，必須想及此事，於我、於親、於人有利益否。不但做事如此，即居心動念，亦當如此。起好心，即有功德；起壞心，即有罪過。要想得好報，必須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有利於人物，無害於自他方可。倘不如此，何好報之可得？譬如以醜像置之於明鏡之前，決定莫有好像現出。所現者，與此

醜像，了無有異。汝果深知此義，則將來必能做一正人君子，令一切人皆尊重而愛慕之也。祈審慎思察，則幸甚！幸甚！

《增廣・卷一・與周法利童子書》

若日說因果報應，與生徒講《感應篇》、《陰騭文》、《覺世經》，而所作所為，皆與三者相反，則成登場優人，只供台下人一時悅眼娛耳而已。優人只得優人之值，斷無生前沒後之真利益也。願汝深體吾言，則儒佛之心法及究竟之實益，豈必令前人獨得，而汝或不得者哉！

《三編・卷二・復卓智立居士書一》

2.《感應篇》與家庭教育

志在成就子弟，而不知子弟之成，唯在家教。……及能讀書，即將《陰騭文》、《感應篇》令其熟讀，為其順字面講演之。其日用行為，合於善者，則指其二書之善者而獎之；合於不善者，則指其二書之不善者而責之。彭二林居士家，科甲冠於江浙，歷代以來，遵行二書。其家狀元甚多，然皆終身守此不替。如金入模，如水有堤，豈有不能成器，仍舊橫流之理乎？人之為人，其基在此。此而不講，欲成全人，除非孟子以上之天姿則可矣。然

讀書之時，不可即入現設學校，宜合數家請一文行兼優、深信因果之師，令其先讀《四書》及《五經》耳。待其學已有幾分，舉凡文字道理，皆不被邪說俗論所惑，然後令其入現學校，以開其眼界，識其校事，不致動與時乖，無由上進矣。能如是，則有天姿者自能有為，無天姿者亦為良善。獨善兼善，自利利他，實不外此老僧常談也。

《增廣・卷一・復永嘉某居士書四》

令熟讀《太上感應篇》、《文昌陰騭文》、《關帝覺世經》，俾知有所師法，有所禁戒。一一

為其略說大意，以為後來讀書受益之前導。幼時如是，愈讀書，愈賢善，不患不到聖賢地位，光宗耀祖也。否則任性憍慣，養成敗類，縱有天姿，亦不知讀書為學聖賢，則讀的書愈多愈壞。

《續編・卷二・家庭教育為天下太平之根本發隱》

《陰騭文》、《感應篇》，必令其熟讀。且勿謂此非佛書而忽之。以凡夫心量淺近，若以遠大之深理言之，則難於領會。此等書，老幼俱可聞而獲益。而況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乎？

《增廣・卷二・復永嘉某居士書七》

祈以《感應篇》教子孫，終身誦之，勝於《小學韻語》多矣。（《三編・卷二・復邵慧圓居士書三》）

兒女從小，即為教其常念《感應篇》。此文每日或念三五遍，至少須念一遍。盡此一生念，再看看《直講》，依之而行，則自可歸於正人君子之域矣。（《續編・卷一・復金益平居士書二》）

教小兒常以《陰騭文》、《感應篇》為入德之門，俾幼時即知為人之道與因果之理，則後來決定不敢作越理犯分之事。否則被彼邪見所誘，則其行

或至如今之廢孝廢倫免恥者，以現今此種邪說甚多故也。

《三編・卷三・復王智卓居士書》

宜令兒女等同讀《陰騭文》、《感應篇》，為彼講說，俾知為人之道及三世因果之理，則將來自不至流為暴惡。彼殺父殺母、廢倫免恥者，皆由最初不知為人之道及因果報應。一聞邪說，遂極力依此，以逞其肆無忌憚之心，為可哀也。

《三編・卷三・復馬宗道居士書一》

必須令彼熟讀《感應篇》、《陰騭文》，以為

前途之導。即二女亦當讀之，以期藉此自修並以化人。天下不治，匹夫有責。此實匹夫令天下治之根本法。又須令兒子多看《安士全書》、《歷史感應統紀》及有益身心之善書。

《三編・卷一・復神曉園居士書》

世之不肖子女，皆其母不盡母職之所致也。母若賢，一則秉其氣性，二則觀其作為，此系以身立教者。次則教以為人之道，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又須切切實實示以因果報應。迨讀書時，先將

《感應篇》、《陰騭文》令其熟讀，畢生每日須念三五遍，再與講其大義，則如鎔金入於好模中，決無不成好器者。此母教為治平之根本也。世人皆不注意，故有今日之戰爭現象，以致國運危岌，民不聊生也。光不須為小兒說法，且為汝夫婦說教小兒法，則小兒自可仿效儀型，克成正器矣。

《三編・卷一・復李慰農居士書五》

三、《感應篇》之功用

1. 令人深信因果

因果者，世出世間聖人平治天下、度脫眾生之大權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唯影響。」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皆因果之說也。至於佛法，則更為彰著，前究過去，後明未來。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了此，則善惡報應，不爽毫釐；吉凶禍福，皆由感召。人雖至愚，決不至幸災樂禍、避吉趨凶。惜無般鑒，每致所作反乎所求。此憂世君子，汲汲然流通《感應篇

直講》為急務也。

《三編・卷四・感應篇直講題辭》

因果者，世出世間聖人平治天下、度脫眾生之大權也。孔子之贊《周易》也，最初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語依表面看，是說慶殃及於子孫；依實際論，其慶殃之歸於本人者，當更大於子孫者多多也。箕子之陳《洪範》也，末後方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用，以也。極，窮困苦荼也。五福六極，實示前生之善惡因及現生之善惡果也。儒經說前因現

果，現因後果，孔子、箕子此二語最為明顯。佛經說三世因果最為詳悉，撮要說之，則曰：「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人每謂現生所享受苦樂吉凶者為命，謂天所命令，不知乃自己前生所作善惡之果報耳。天豈有厚於彼而薄於此之命令乎？故《感應篇》云：「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果知此理，則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兢兢業業，恐懼修省，格除自心私欲之物，則自心本具之正知發現，由茲罔念作狂者，咸得克念作聖矣。此就儒教所說

因果，尚有如此之大利益。況佛教人修戒定慧，斷貪瞋癡，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初則斷盡世間煩惑，了生脫死，超凡入聖，次則漸漸進修，以至真窮惑盡，慧滿福圓，徹證自心，成菩提道，咸皆不出因果之外。故曰：因果者，世出世間聖人平治天下、度脫眾生之大權也。《三編．卷三．因果實證序》

人性本善，由對境涉緣，不加檢察，遂致起諸執著好惡種種情見，以埋沒本性者，比比皆是。由是古之聖人，各垂言教，冀人依行，以復其初。其

語言雖多，總不出「格物致知」、「明明德」、「止至善」而已。所言格物者，格，如格鬥，如一人與萬人敵；物，即煩惱妄想，亦即俗所謂人欲也。與煩惱妄想之人欲戰，必具一番剛決不怯之志，方有實效。否則心隨物轉，何能格物？致者，推極而擴充之謂。知，即吾人本具愛親敬兄之良知，非由教由學而始有也。然常人於日用之中，不加省察檢點，從茲隨物所轉，或致並此愛親敬兄之良知亦失之，尚望其推極此良知，以遍應萬事，涵養自心乎？是以聖人欲人明明德、止至善，最初下

手，令先從格物致知而起。其所說工夫，妙無以加。然欲常人依此修持，須有成範，方易得益。五經四書，皆成範也。但以文言浩瀚，兼以散見各書，不以類聚，頗難取法，而未多讀書者，更無因奉為典型也。《太上感應篇》撮取惠吉逆凶、福善禍淫之至理，發為掀天動地、觸目驚心之議論。何者為善，何者為惡，為善者得何善報，作惡者得何惡報，洞悉根源，明若觀火。且愚人之不肯為善而任意作惡者，蓋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然也。今知自私自利者，反為失大利益，得大禍殃，敢不勉為良

善，以期禍滅福集乎？由是言之，此書之益人也深矣。故古之大儒，多皆依此而潛修焉。清長洲彭凝祉，少奉此書，以迄榮膺殿撰、位登尚書後，尚日讀此書，兼寫以送人，題名為「元宰必讀書」。又釋之曰：「非謂讀此書即可作狀元宰相，而狀元宰相決不可不讀此書。」其發揮可謂透徹之極。然見仁見智，各隨其人之性質。此書究極而論，止乎成仙。若以大菩提心行之，則可以超凡入聖，了生脫死，斷三惑以證法身，圓福慧以成佛道，況區區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此書註解甚多，唯清元和惠

棟之《箋注》最為精深宏暢，惜非博學之士不能閱。次則《彙編》，實為雅俗同觀之最上善本，而不甚通文之婦孺，猶難領會。唯《直講》一書，為能普益。然文雖淺顯，詞甚優美，淺而不俗，最易感人。

《續編・卷二・感應篇直講序》

培植家庭根本之道維何？即凡教子女，必在於孩提之時，先須使知因果報應之說，則一切悖惡行為，自有所畏而不敢為。講因果之書，莫善於《感應篇》及《陰騭文》。此二書，能為之常常講說，

自有莫大之利益。蓋童蒙天性未漓，善言易入。幼而習焉，久則成性，及既長而不可改也。正本清源，端在於此。故《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今天下所以大亂者，皆由一班不明教育原理之父母，有以養成之也。蓋既不能以胎教善其始，又不能以因果策其後，根本一壞，遂氾濫而不可收拾。於是非孝無親之說，家庭革命之談，乃昌言而不諱。馴至朋友則利交而貨賣，夫婦則獸合而禽離。廉恥道喪，天理絕滅，洪流滔天，未知所屆。即起孔子、釋迦於今日，亦無法以救之，岌岌乎殆

哉！然則將奈何？曰：挽救之道，唯有注重家庭教育。冀各為子女講明因果之事理，以培植其根本而已。既植善因，必獲善果，庶將來人心丕變，風俗漸淳，天下國家，其有太平之望乎！

《續編・卷二・示殷德增母子法語二則》

2. 受持流通《感應篇》之利益

天下不治，匹夫有責，謂其善教兒女，俾成賢善，以之風於一鄉一邑以及天下之謂也。吾常謂教子為治平之本，而教女為尤關切要。以女有相夫教

子之權，女若賢善，則其婿與兒女皆賢善矣。故又曰：治家平天下之權，女人家操得一大半，乃真語實語。欲家門興盛，子孫賢善，當以吾言為圭臬，則所求皆得矣。又，提倡因果報應，莫善於教人受持《太上感應篇》、《文昌陰騭文》。以善惡類書，一目了然，易於獲益。彭定求從小日誦此二書，至中狀元、作尚書時，猶日日誦之。且得暇恭書送人，題為「元宰必讀書」，跋曰：「非謂讀此可以作狀元宰相，而狀元宰相決不可不讀此書。」可知此書之要矣。

《三編・卷一・復朱仲華居士書一》

令友求子，擬捨百金，當令請百部《感應篇彙編》，以送通文理、有信心之正人君子，實為不可思議功德，當獲感通。又須知求子先須從培德節欲起。印施善書，乃培德之一端，非止乎此而已。培德，當常看《感應篇》、《陰騭文》。善則隨分隨力而行，惡則如怨如仇而去。袁了凡行《功過格》，乃認真體察，絲毫不容放過，故命本不壽而壽，無大功名而大功名，無子而有子。果能追彼芳躅，以期德日增而過日減，即不用《功過格》，凡了凡之所得者，令友亦當得之。況彼主持報館，握

言論機關之權。……長洲彭家，自清初以來，科甲冠天下。其家狀元有四五人，有同胞三鼎甲者。而世奉佛法，雖狀元宰相，猶日誦《感應篇》、《陰騭文》，以為誠意正心、致君澤民之鑒。彼狂生謂此等書，乃老齋公、老齋婆之所從事者，非但不知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並不知人之所以為人，生為行肉走屍，死與草木同腐，而且惡業難消，永沈惡道。彼囂囂然自命為博雅通人，致令後世並天地父母之名字亦不得聞者，何可勝數？欲子孫之不趨敗途、共入正道者，當以《感應篇彙編》、《陰騭文

廣義》為定南針，則世俗習染之惡浪滔天，黑雲障日，亦不至不知所趨，而載胥及溺。否則縱令風平浪靜，天日昭彰，亦難保不入洄澓而隨即沈溺矣。況絕無風平浪靜、天日昭彰之望之世道人心乎？須知陰德二字，所包者廣。成就他人子弟，令入聖賢之域，固屬陰德；成就自己子弟，令入聖賢之域，亦是陰德。反是，則誤人子弟固損德，誤己子女亦損德。力能兼及，何幸如之？否則且就家庭日用云為，以作為聖為賢之先容，正所謂即俗修真，現居士身而說法者。祈以此意，與令友及一切知交愷切

言之，亦未始非己立立人、自利利他之一端也。

《增廣・卷二・與永嘉某居士書》

以世世奉佛，奉《陰騭文》、《感應篇》，其志固長欲利人，而天固長施厚報也。

《三編・卷四・復劉觀善居士書二》

至於所說《感應篇》「見人之得，如己之得」等十二句，若能事事省察自心，則雖未能即純，亦可以常然如是。顏子「三月不違仁」者，亦是微有間斷，未能畢竟與仁打作一塊之樣子。希聖希賢，

在人自勉。若一放縱，則便不可名狀，如今日之為國為民者然，可不哀哉！修行人心不可偏。若偏，即或受病。身體孱弱，當息心正念，俾神不外馳，心自歸一，身亦可漸漸安康。若欲得往生，儻此心堅固不解，或起魔事。去來任業，鎮定由己。若欲即得，如瓜未熟而先摘，而尚能受用乎？

《續編・卷一・復念佛居士書》

太上感應篇原文

太上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

其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欺暗室。積德累功。慈心於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

孤恤寡。敬老懷幼。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衒己長。遏惡揚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祐之。福祿

隨之。眾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者。當立三百善。苟或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為能。忍作殘害。陰賊良善。暗侮君親。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誑諸無識。謗諸同學。虛誣詐偽。攻訐宗親。剛強不仁。狠戾自

用。是非不當。向背乖宜。虐下取功。諂上希旨。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輕蔑天民。擾亂國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凌孤逼寡。棄法受賂。以直為曲。以曲為直。入輕為重。見殺加怒。知過不改。知善不為。自罪引他。壅塞

方術。訕謗聖賢。侵凌道德。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願人有失。毀人成功。危人自安。減人自益。以惡易好。以私廢公。竊人之能。蔽人之善。形人之醜。訐人之私。耗人貨財。離人骨肉。侵人所愛。助人為非。逞志作威。辱人求勝。敗人苗稼。破

人婚姻。苟富而驕。苟免無耻。認恩推過。嫁禍賣惡。沽買虛譽。包貯險心。挫人所長。護己所短。乘威迫脅。縱暴殺傷。無故剪裁。非禮烹宰。散棄五穀。勞擾眾生。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決水放火。以害民居。紊亂規模。以敗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見他榮貴。

願他流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散。見他色美。起心私之。負他貨財。願他身死。干求不遂。便生咒恨。見他失便。便說他過。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埋蠱厭人。用藥殺樹。恚怒師傅。抵觸父兄。強取強求。好侵好奪。虜掠致富。巧詐求遷。賞罰不平

。逸樂過節。苛虐其下。恐嚇於他。怨天尤人。訶風罵雨。鬥合爭訟。妄逐朋黨。用妻妾語。違父母訓。得新忘故。口是心非。貪冒於財。欺罔其上。造作惡語。讒毀平人。毀人稱直。罵神稱正。棄順效逆。背親向疏。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鑑猥事。施與後悔。假借

不還。分外營求。力上施設。淫慾過度。心毒貌慈。穢食餧人。左道惑眾。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偽雜真。採取奸利。壓良為賤。謾驀愚人。貪婪無厭。咒詛求直。嗜酒悖亂。骨肉忿爭。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誇。常行妒忌。無行於妻子。

失禮於舅姑。輕慢先靈。違逆上命。作為無益。懷挾外心。自咒咒他。偏憎偏愛。越井越竈。跳食跳人。損子墮胎。行多隱僻。晦臘歌舞。朔旦號怒。對北涕唾及溺。對竈吟詠及哭。又以竈火燒香。穢柴作食。夜起裸露。八節行刑。唾流星。指虹霓。輒指三光。久視日月

。春月燎獵。對北惡罵。無故殺龜打蛇。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值。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

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為福也。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

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太上感應篇直講

太上，是太上老君，姓李名耳，得道為仙家之祖，係上天至尊之聖。《感應篇》，是太上勸人作善之書。感，是感動。應，是報應。言人以善惡感動，天必有禍福報應。篇中前半勸善說大綱，後半戒惡說細目。據管窺之見，竊以為眾善之細目，即具在諸惡之對面。如忠字是綱，後半輕蔑天民等句之對面便是目；孝字是綱，後半違父母訓等句之對面便是目；不彰人短句是綱，後半凡說口過之對面

都是目；推多取少句是綱，後半凡說貪財之對面都是目。即此類推，句句皆然。今不自揣，將戒惡一百數十條，指出對面，意欲發明聖人蘊蓄之旨，俾人一面改過，一面便得遷善，敢質世間高明斧政焉。至其義理，都從格言因果中出，亦非敢杜撰取戾也。朱子之說理，猶如白話，務使人人了悟；是編倣此，號曰直講。伏望四方善士，躬行心得之後，口頭存方便，舌上積陰功，到處講講，開悟群迷，均出禍關，共登福路。諒仁人樂從事焉。

太上曰。

太上老君說道。

禍福無門。唯人自召。

凡人的禍害福利，原無一定的門路，只在人自作自受。召，是招來的意思。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人作善必有福報，作惡必有禍報，就像人身的影子，跟定那身體一樣，不曾差了些。〇這四句是

一篇的大主意，後面許多說話，都該括得盡。

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

算，音蒜。〇此說上天降下來的神道，專掌人間過惡的，巡遊查察遇有過犯，即時錄奏定罪，便削除人的壽了。人活百日叫一算，犯輕的少奪，犯重的多奪。

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

耗，音好，去聲。〇作惡的人，神明既減了他

的壽，又罰他貧苦、耗散，災厄纏身。憂，是愁苦。患，是禍患。

人皆惡之。

作惡的人，人人都厭恨他的，這是公道在人，惡人到此，便無容身之地了。

刑禍隨之。

作惡的人，必受刑罰，必受禍害，就像跟定他的一般。

吉慶避之。

作惡的人，凡吉的化做凶了，慶的變做禍了，吉祥吉慶，不與他湊合的。

惡星災之。

作惡的人，每每遇著了凶星惡煞，便遭了災殃，這是自投羅網的。

算盡則死。

作惡的人，死的時節，壽命多短促的，從此做

畜生，做餓鬼，入地獄，料來不能免的。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

此說人的一生，都有神明鑒察的。三台是星名，掌人壽夭的。北斗亦星名，主人善惡的。這般星神，在人頭上，日夜盤旋，凡暗室虧心，總是瞞不過的。錄，是登寫。見人罪惡，便登寫簿冊，削除了人的壽，祈禱終歸無益。人壽十二年，叫做一紀。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

尸，音詩。詣，音羿。〇此說人的一心，都有神明鑒察的。三尸的神，住在人身裡，凡心頭意語，總是瞞不過的。庚申，是天神決斷人善惡的日子。輒，是每每如此的意思。詣，是往到。曹，是衙門。三尸神每逢庚申，趁人好睡，便上到天曹，據實告白人的罪惡。

月晦之日。竈神亦然。

此說人的一家，都有神明鑒察的。一月的末日，叫做晦。竈神掌人一家的命，凡男女大小罪過，總是瞞不過的。每到月終，直奏上天，是一月一結算的。可嘆愚人不知利害，瞞了人眼，便要起邪僻的心，做苟且的事，哪曉得人可瞞，天不可瞞。有巡查的鬼神，有照察的鬼神，有在身在家的鬼神，憑你機密，哪有不曉？讀了《感應篇》，凡起一念頭，走一路徑，務要刻刻畏懼，常怕得罪於天地神明。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

此總說諸神，既嚴察人的過惡了，便定他哪個過大，哪個過小。過大的削壽十二年，過小的削壽百日。人到削除壽命的時節，萬般帶不去，只有業隨身，悔也晚矣。做一個人，最要趁早思量，趁早立定腳跟的。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這是老君勸人，先從避過做起。凡要做最有壽

的人，必須遠絕了這過惡，就像避水怕淹死，避火怕燒死一般。凡過惡曾經犯的，痛改了不要再犯；未曾犯的，切戒了不要偶犯。數百事，就是篇中非義而動，到殺龜打蛇等過。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這就是避過惡的法兒。凡要做一件事，必先要想一想，想得來是合道理的，便向前去做，這是趨吉關頭；想得來不合道理的，便落得不去做，這是避凶關頭。〇篇中不履邪徑，到與人不追悔，便是

是道；篇中非義而動，到殺龜打蛇，便是非道。

不履邪徑。

腳踏叫做履。邪徑是私僻小路，譬喻做苟且事的話頭。善人放正了心，便件件事都要做得正經的。他看苟且的財色等事，猶如禽獸路頭，決要立定主意，必不肯做的。〇從這句到當立三百善，是太上勸人作善召福的事。

不欺暗室。

欺，是遮瞞。暗，是陰暗。室，是房室。善人率真了心，便件件事做得真誠，絲毫不願欺人的。他或在房室陰暗處，沒人看見，遇著人財色等類，可以欺瞞人的，他看來鬼神一定曉得，難逃禍罰，決要立定主意，必不肯做的。〇二句從避過中抽出最緊要處戒人，是做善人的起頭。

積德累功。

善心純熟便是德。善事真實便是功。從少到多叫做積。從低增高叫做累。積德要像聚錢，漸漸添

多；累功要像築牆，漸漸高大。善人家富，便要學竇燕山、范文正；就是家貧，也能筆舌勸人，精力辦事。發心要真要堅，用力要勤要久。前賢說道，凡做善事，必要功德圓滿，方能感格天神；趁早去做，到得積累日子，便是圓滿處。若些須做一兩件善事，便要邀福，邀不動的。〇這句包括下文眾善，是做善人的總要。

慈心於物。

慈心，是慈悲的心。這物字，是合天地間的人

與萬物，總叫做物。凡有生氣的東西，都有仁，如桃仁、杏仁等類。人的仁，便是慈悲的心，初出胞時，就帶來的，這點胎元，斫削不得。善人時刻想胸中本善的趣味，認得純熟，一到待人接物，他便流露出來，時時有一片懇懇切切痛癢相關的意思。前賢說人，性氣清冷的，受福必薄，乃知慈心，正是胸頭的暖氣。〇這句是積德累功的本，做善人的根源。

忠。

這忠字，不但殺身殉難，即平日做官，盡心盡職，也叫是忠。莫說忠不忠的報應，就看泛泛浮浮，主意不在蒼生的，也都沒有好結局。可見爾俸爾祿，原負不得這個字的。凡宰相到個百姓，都有該盡的忠在。然下民性命攸關，縣令作縣，尤不可不忠的。上天立個民牧，要他養的付托，哪可辜負？善人讀書時節，便真切發心救世，及做了官，乘勢大行善事，自能清慎率屬，勤訪民隱，仿美政於程朱，問良模於時彥；不徇情面，不受財賄，旌善懲凶，興利除害；倡鄉約，重農桑，訓士理學，

教民勤儉；催徵務思善法，刑獄每盡仁心，革刁風，察奸吏；水旱早勘速報，災荒設法賑濟，鰥寡孤獨責養有人，圩岸溝渠勸修有效；嚴禁溺女、掠賣、賭博、煙花、迎神、做戲、淫書、宰牛等惡事，倡行社倉、同善會、育嬰、義學、義塚、夏藥局、冬粥廠、刊書局、棲流所等善事，真如搜羅寶山一般。

孝。

孝，是萬善的頭。前賢說忤逆子媳，便是禽

獸。天報最準的。然這點良心，個個都有，只消一喚便醒。若有人將二十四孝故事，提點提點，人便感動孝心了。只怕曉得這個字的，因因循循，過了時候，霎時間父母大期盡了，要報親恩，再無日了，這是流淚不盡的。古人說孝，必連思字，不思做不出孝的。善人每日思量父母，生我萬般辛苦，說不盡的，便要做出報親的孝來了。每日思量親恩未報，父母年紀將衰，是要急急做出報親的孝來了。每日思量報親，究竟在何事，便要勤本業、省浮費，使父母酒肉無闕、手裡有錢；又要和顏悅

色，逆來順受，做出養親悅親的孝來了。每日思量養親悅親，也算不得盡孝，便要愛惜精神，不敢斫傷，不敢犯法；又要種德報親，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做出保身修身的孝來了。又每日思量當初孝子，有代父受刑，刀斧不避的；有萬里尋親，性命不顧的，即使遭了最苦境界，也要做出孝順來的。一言一動，總要思量著父母，方才叫做是孝思。他如父母老的、病的、鰥寡的、貧窮的，這是極苦，子媳更要竭力盡孝。

友悌。

兄去愛弟，叫做友；弟去敬兄，叫做悌。兄弟是骨肉，他骨是我骨，他肉是我肉。兄弟又是手足，手病連足也痛，足病連手也痛。今人兄弟不睦，若內有一個賢明，甘自吃虧，就可和好。前賢說舜能化象，其機括只在不見象的不是。又說骨肉間，只該講情，不該講理；執了理便傷情，傷情便不是理。又說兄不愛弟，做弟的不要學他，只該盡敬兄道理；弟不敬兄，做兄的不要學他，只該盡愛

弟道理。善人讓些財帛，耐些衝撞，旁言弗聽，宿怨弗留，化導利濟，先從此做。不論賢愚繼庶，兄弟間一團和氣，至誠相愛，他或不順，只認我的差，不認他的差。功過格說，財物不論爾我，終身如是，准三百功；凡不肯救助兄弟及姪的困厄，准三百過。就是同高曾的近族，從祖宗看來，也是一脈，都不可不卹的。〇五倫單說三樣，為人能盡了孝悌，則和好夫婦，信交朋友，自能明白了。這是善人的盡倫。

正己化人。

正，是端正。化，是教化。善人端正了自己，又要去勸化別人，勸化人共存善心，共作善事，這是功德最大的。然化人的時節，務要真真切切，好顏好語，想一個法兒，去感化他的，不是說了幾句，憑他聽不聽便罷了。若又刻施善書，或格言，或因果，或歌，或圖，善愈廣大了。〇這句是善人向善的度量。

矜孤恤寡。

矜，是哀憐。恤，是周濟。孤，是無父的兒。寡，是無夫的婦。凡鰥寡孤獨，算做四窮，施恩最要先的。然細看來孤寡更慘，貧窮的孤寡，實是性命難保的。善人培植人的孤兒，務要盡力教養，成就他終身的事業。善人保護人的寡婦，務要盡力周給，成就她一生的貞節。這是關係陰騭不小，就是冥冥中，她的父、她的夫，也是感戴不盡的。

敬老懷幼。

敬，是尊禮。懷，是撫恤。老，是衰的。幼，

是弱的。況貧苦的老幼，支撐不來，成立不來，最是難存活的。善人從孝養父母的心，推到他人的老，也有一段尊禮的情分。善人從恩愛己子的心，推到他人的幼，也有一般撫恤的真情。凡養老堂、育嬰社，仁人最該並舉的。〇這二句是善人仁民的急務。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昆蟲，是蟲的總名。善人曉得天地是好生的，故凡鳥獸魚鱉等性命，不消說起，本分該救護牠的

了，就是細小的蟲豸，無情的草木，也不敢傷害的。〇這是善人愛物的盡頭。

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

憫，是憂愁。樂，是喜愛。凶狠人做事，暗暗走向死路上去，善人不是空空憂他，要百計勸化他改悔，改悔了，我憂方寬。善良人做事，明明走向生路上來，善人不是空空樂他，要百計鼓興他成就，成就了，我樂更暢。宜，是應該的意思，這一字直貫下十六句。今人但知有己，不知有人，坐此

病痛，便看來件件不是我分應該的，所以磨滅了一生善根。

濟人之急。救人之危。

人有緊要需用，叫做急。人有禍難將死，叫做危。善人看人的急，真像自己的急；看人的危，真像自己的危。慷慨解囊，從寬付鏹，樂此不倦，毫無吝色，猶恐遲了一步，不及救濟。只因他原是大有福德的人，故能撞著這般善緣，做得這般善事，事關陰騭，報應最奇，所以說個君子，贏得為君

子。每見財多福薄的人，看人急難，漠不關心，重己財似山，輕人命如毛，上天看來，便是最凶狠人了。為此，水火盜賊、疾病橫災，以及子孫賭蕩等報，必遭一二，破散家財。況且財寬養子，這句古話最確。刻薄人家，理無久富，且短壽絕嗣，屢看屢驗，空為子孫做了蛇蠍，反敗害了子孫，一生勞碌，盡付東流。然富利迷心竅時節，甘中的毒，哪得醒悟？三教中處處說道，積財不肯散施，必有奇禍，豈是哄騙！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善人見人運氣好有得意處，就如自己得意一般；見人運氣不好有失意處，就如自己失意一般。〇這八句是善人人我一體，毫無間隔之意。

不彰人短。不衒己長。

衒，音眩。〇凡技藝拙，做事陋，都叫做短。技藝高，處事當，都叫做長。彰，是顯說。衒，是誇口。善人真個寬厚，故愛惜人的聲名；真箇謙

虛，故淹沒己的才幹。〇這二句說才幹。善人獨能抬高他人，放低自己之意。

遏惡揚善。

遏，是阻住。揚，是表獎。惡的不阻遏，漸漸橫行，人將受其毒害了，故善人有多方糾正的力；善事不表揚，漸漸淹滅，人將沒有榜樣了，故善人有多方褒獎的功。〇這是善人撐持世道之意。

推多取少。

推，是推讓。善人與人交財，每事克己，或兄弟分產，或朋友分財，總要把多的讓他，自己只取少的。蓋待人的道理，要從厚，故讓多；自待的道理，要從薄，故取少，是分內應該這樣的。〇這句說財帛。善人獨能讓人便宜，甘自吃虧之意。

受辱不怨。

凡受人欺侮，到不堪情狀處，叫做辱。善人的度量，學得來最寬宏的，故雖處不該受的辱，旁人未免不平，他看來甚是平淡，只責備自己的德薄功

淺，不能感動得人，這個辱，是我應該有的。從此閉門靜想，愈要積德，豈有一毫的怨恨。

受寵若驚。

凡登科做官，及一應榮華，都叫做寵。善人的心，刻刻敬畏的，故雖處該受的寵，親戚未免得意，他看來大可危懼，只怕自己的德薄功淺，不能保守得來這個寵，不是我該有的。從此趁這勢力，大積功德，豈敢有一日的懈怠。◯這二句說遇合。善人獨能惡則相忘，善則思報之意。

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

施恩，是加惠。與人，是把財物授人。善人把恩惠加了人，斷無望他報答的私心；把財物授了人，斷無轉念懊悔的吝心。只因他看得錢財事輕，救濟事重，故自然無了這般念頭。錢財人看得最重的，何故善人看得輕？是眾人愚，善人獨智的緣故。今試細講這種道理：惻隱的心，是天地生人人種子，重了財，不肯救濟，這點靈根漸消、漸滅，便賣絕了生生世世的人種子了，一也。財聚了必有

散日，猶如人生了，必有死日，今日做救濟事，酌量散施，原不虧本的，不要等天來散，等後人來散，散出禍來，二也。薄德人當不起財的，豈但不享，試看石崇積財不捨的禍，好不慘痛，三也。世間赤貧的多，我獨稍稍享些家業，已叨天地的福庇，做些善事，上答天恩，庶幾望個久長，四也。天不足在西北，地不足在東南，天地尚且有缺陷，況人哪得有全福的？我享了財的福，或缺了壽，或缺了後嗣，未來事，暗如漆，還要修補修補的好，五也。教子孫做善人，是起家的本，若論財，只消

溫飽便足，何苦財多業重，毒害子孫？愚的多財，定做歹事傾家；賢的多財，也要利令智昏，漸生驕奢。況且子孫命該富，雖無立錐，他也能富；命不該富，雖積金如山，也要蕩然，六也。這是錢財該輕的道理。救濟人都不肯切心的，何故善人看得重？也是眾人愚，善人獨智的緣故。今試細講這種道理：凡人生來的福有限，享一分便減一分；積來的福無限，密密做利濟事去，則受福一分，便可積福十分，一也。世間好事，第一救難恤貧。舒翁全人夫婦，捨二年的束修；張繡活人妻子，捨十年苦

積的錢。常想難捨處能捨，則解囊時節，愈覺輕便，二也。日行救濟事，性情舒暢，血氣和平，夢裡清淨，有說不盡的風光，說不盡的安慰，三也。竇氏濟人，增壽三紀，並受無限福祿，范文正，曾做記一篇的，深信天道，絲毫不疑，四也。孳孳為善，不但享這百福，並善是帶得去的，善根綿綿，享用不盡，五也。喜把善書看，喜與善友談，善中滋味愈長，意興愈濃，久久積累，便是神仙的境界，六也。這是救濟該重的道理。凡此十二條，愚人夢夢，善人了了，所以慷慨捨財，無私心，無吝

心，終身不變，就像貪名貪利的一般。〇這二句再提濟急救危事，是善人到樂善不倦地位了。

所謂善人。

把上面各條，做得切實，才叫做是善人了。總算起來，善人一生不該做的事，絲毫不犯，滿腹慈悲，到處流出，盡五倫，廣教化，待人真心體恤，自家實意克己，這便是積德累功的實際。

人皆敬之。

作善的人，順了人心，故人把恭敬報他，有多少稱揚祝頌的情。

天道祐之。

作善的人，合了天心，故天把保佑報他，有多少巧湊妙合的事。

福祿隨之。

作善的人，有富壽康寧的福，不求自至的；有居官受職的祿，不謀自來的。這是善人享榮華的

報。

眾邪遠之。神靈衛之。

作善的人，邪神都要退避他，故疫魔癘鬼，不敢侵犯；正神常要擁護他，故消災解厄，托賴安全。這是善人享康健的報。

所作必成。

這是善人的事業，長留天地間，受報愈大了。凡做萬民受益的事，冥冥中天神幫助他成就，使他

長遠不朽。

神仙可冀。

這是善人的精神，長留天地間，受報愈遠了。冀，是望字解釋。神仙可望，如竇燕山的名列仙班便是。〇總算起來善人一生，人敬天佑，受榮華，享康健，作事不磨，名登天府，天的報施真善人，這樣隆重。今勸世間人，大家奮興奮興，勉力勉力，事也不難，只要肯做。

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

此申明白神仙可冀句，言神仙只在積善，功行圓滿，超居洞天，叫做天仙；煉形住世，長生不死，叫做地仙。立，是積字解釋。要做天仙，該積一千三百件善事；要做地仙，該積三百件善事。如救一性命，完一骨肉，倡一件有利的事，除一件有害的事，方算得是一件。這樣看來，善人召福，雖長生也不難，何況富貴、子息、延壽等事？果能積

善，斷然必應驗的。無奈今人失了本性中信字，不但疑人，並要疑天，這是善根最淺薄。讀《感應篇》，先要發信心，信這天道福善，有遲速，無差訛，信到十分，方是為善的根子。〇細看篇中諸樣善事，大半是要費錢的，凡不費錢的善事，要真心去做；費錢的善事，要真心捨財去做。第一要守牢節儉慷慨四字，節儉則多盈餘，慷慨則善事成就。竇燕山每年進益，除了家裡動用，餘來一概濟人，家中最儉，不留金玉，不穿紬絹，故善事做得大了。袁了凡進益極少，也能分半做救濟事，減己的

衣，縮己的食，勤勤積善，他若家業盈餘，便不止分半做善事了。凡人隔善如山，病痛只在奢、華、鄙、吝四字。奢華的，鮮衣美食，遊山做戲，一應無益的費，件件樂從；獨講到善，意興索盡。鄙吝的，家雖充足，心終不足，日日求田問屋，只顧自滿；講了善事，便不是我門裡貨。昔王椒圃到一相知人家，看他色色豪華，僕婦俱穿綾緞，因勸他收養孤貧百口，每年約費千金，終不肯聽，後來無子，家業盡為族中破散。沈懷玉說道，有兩個相好，俱勤算致富，性子極是鄙吝，勸他作善，十不

一應，後來不及十多年，身亡子敗，兩家一貧如洗。要曉得奢華鄙吝，便是極惡，故有此報。奢華的享盡了福，自然一敗塗地；鄙吝的有已無人，人怨天怒，哪得不禍敗立至？耳聞目見，個個報應不爽！然禍患未來，都是昏迷，自道我代代榮華的。譬如秦始皇，打算從一世二世，到萬萬世，誰知身後，氣數三年便盡了！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走轉來也是容易，只要把這四個字，反轉來做。〇太上又有幾句好說話，載在《道德經》的，說道多藏必厚亡；說道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說道

禍莫大於不知足。這幾句應該刻骨記的！蓋人不知足，雖萬金家財，不肯作善；人果知足，就是百金千金的家業，也可節儉隨力，稍稍做些善事。倒是淺淺水，常常流，況福報自然來的，比那財多德薄，當戴不起的人，好不安慰。

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

苟或，是設使有這個樣之意。宜做的事，叫做義。理，是天理。動，是起念。行，是做事。設或有人，起不合義的念頭，念頭上惡了；做不順理的

事務，做事上惡了。〇二句起頭，包括下文種種的惡，從此到殃及子孫，是太上戒人作惡召禍的事。〇對面看來，善人當清靜時節，一念不起，到了發心做事，萬善皆隨。善，就是道；道，就是天理；依了天理，就是合義。

以惡為能。

做了惡事，反道自己的能幹，便無改悔的日子。〇對面看來，善人刻刻存善心，做善事，常恐怕善念斷，善事少。

忍作殘害。

安於不仁，叫做忍。殘，是傷。做傷人害物的事，心裡過意得去。〇這二句最是惡習的根源。〇對面看來，善人時時做利濟事，人物已經得所，他看他，還像有傷處。

陰賊良善。

陰，是暗。賊，是害。良善，是正直的人。這是小人的暗箭害君子，召禍極大。〇對面看來，善

人最愛良善，陰裡頭，或薦揚他，或救護他，不必要良善知道的。

暗侮君親。

侮，是欺。親，是父母。暗地裡瞞了君親去做，便是欺侮，叫做不忠不孝。〇對面看來，善人最尊君親，暗裡頭一念無欺，一事無欺，不必要君親曉得的。

慢其先生。

先生，是師。俗語說，一拜為師，終身為父。敢於輕慢，大失弟子之道。〇對面看來，善人敬重先生，內外一樣，始終不倦，像待父兄一般。

叛其所事。

叛，是反背。所事，自己該服事的。如衙役事官府，兵丁事主將，及一應在下的事上，都是不能效忠，便是叛。〇這四句最是逆倫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忠順所事，安樂相保，患難與共，像待君長一般。

誑諸無識。

誑，是哄騙。無識，是沒識見，不曉事理的。因他沒識見，便哄騙他，使他誤信害事，竟要弄假成真的。〇對面看來，善人生平無一言欺人，況無識的，尤要每事細細講明道理，使他趨吉避凶。

謗諸同學。

謗，是誹謗。同學，是朋友，情如兄弟，有過失不妨面說，若背後誹謗，敗他名聲，豈不是險薄

心腸？〇對面看來，善人生平不談人一過，況同學的，尤要每事曲曲周旋衛護，勸他遷善改過。

虛誣詐偽。攻訐宗親。

虛，是無的做有。誣，是假的做真。詐，是奸巧欺人。偽，是裝飾自好。攻，是顯然爭鬥。訐，是說人陰私。這幾樣如在泛交，尚且不可，何況自己的宗族親戚？〇這四句最是滅情義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存心，守一真字，待人守一恕字，生平無爭榮奪利的事，況在宗親，慶弔有禮，周恤有

情，照管保護，視同一家。

剛強不仁。

氣質剛暴強忍，又喪了本心慈愛的德，殘忍刻薄，斫削太盡，把本來面目滅絕了。〇對面看來，善人的剛強，只為自己改過用。如心裡念頭不好，及酒色財氣等類，務要剛強力能改得。若待人接物，只要溫厚慈和，便是仁愛。

狠戾自用。

氣質凶狠乖戾，又要用自己的見識，放膽去亂做。〇這二句最是使氣任性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心最虛，氣最和。凡做民間受益的事，必要依了前賢方法，又要多請教明理人，人情土俗，斟酌萬妥才可做。

是非不當。向背乖宜。

人做惡事，倒說他是；人做善事，倒說他非，是非便不允當了。惡人該遠避的，倒要心向他；善人該親近的，倒要反背他，向背便不合宜了。最是

狂妄顛倒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是非明白，所以好善事，惡惡事；向背合宜，所以親善人，遠惡人。

虐下取功。

暴虐小民，只要貪取自己的功賞。如興大工大役，不顧民間疾痛，只取完結的功；比錢糧，不顧水旱災荒，只取足額的功；緝強盜，不顧真假虛實，只取全獲的功。這種裡頭，殺害極多，最是殘民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看得一己的官爵極輕，

百姓的身家極重，故每事要加恩惠，凡傷民力、民財、民命的事，情願罷職，決不忍做。

諂上希旨。

諂，是奉承。希，是揣合。旨，是意思。在下的用巧計奉承在上的，便要揣合上的意思，期望得寵。這裡頭大有殘害的事做出來，最是欺君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曉得君德，關天下的安危，寵眷只片時的榮辱，故每事思進忠言，若長君逢君的惡，情願罷職，決不敢做。

受恩不感。

感，是想他好處。受人恩惠，不思報德，日久並忘記了，這是忘恩負義，禽獸不如，只可比他中山狼。〇對面看來，善人把善報天地，把忠報君王，把孝報父母，把義報師長；報答了四恩，人的恩，也要一飯不敢忘。

念怨不休。

休，是罷休。有種人，別人略有不到之處，便

要懷恨，這是極薄。不要說起，就是顯受人辱，明被人欺，若使時時在心，報必過當，冤孽不可解了。〇這二句最是交道中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度量寬，福量大，除了君父兄弟的大仇，其餘概不計較，頓時消釋，養得心地清，生平報德不報怨。

輕蔑天民。

蔑，音滅。〇百姓，都是上天的赤子，故叫做天民。輕蔑，是作賤他。有一種的官，平日重交富貴，輕棄微賤，不思量訪問民情，赤子的痛苦，不

見不聞，恁他輕蔑了多少性命，禍報也必慘的。〇對面看來，善人做官，第一重在愛民。凍餓的民，要代天設法養他；愚蒙的民，要代天設法教他；莠民要他合天道，奸民要他免天譴，總要忘了身家，切實做出一個好官來。

擾亂國政。

擾亂，是攪亂。國政，是國家事務。好作聰明的，極誤事，把舊規改做新法，便要攪擾生亂，害了多少蒼生。〇對面看來，善人做官只守常法。然

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守法中，便有許多惠民實際做出來，就是略有變通，也不妨，總要想到有利無弊。

賞及非義。刑及無辜。

辜，音姑。〇有罪叫做辜。凡賞賜一人，做了榜樣，要勸眾人為善；刑罰一人，做了榜樣，要戒眾人為惡。若賞到不義的人，縱惡養奸，遺害不淺；刑到無罪的人，含冤受屈，還報必來，豈可草草做的？〇對面看來，善人做官，要養一方的元

氣，訪問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積陰德的人，設法賞他；要去民間的毒物，訪問一切害人倫，害風俗的，加他刑罰；並講鄉約，有記善簿，有記惡簿，有改過簿。

殺人取財。

貪官污吏，受了姓張的財，便把姓李的放在牢監裡，他或恨極自盡，便是殺人取財了，天報哪有不速？○對面看來，善人做官，地方上有財的，勸他樂善好施，多方優獎他。前賢說，富家救濟小

民，己已有餘，補人不足，也是天道，也是國法。

傾人取位。

傾，是陷害。位，是官位。用計陷害人，把他的官壞了，卻自己去做，何等巧算？只恐終歸失算。〇對面看來，善人有官做，正好做事，正好救百姓；就是不得官做，也要安命，看得平淡，或大做善事，或著書傳世，都是功業。

誅降戮服。

戮，音祿。〇誅戮都是殺。凡有賊寇，用兵出征，是萬不得已的事，他若投誠降服了，又要殺他，大逆天理，百世受殃報的。〇對面看來，善人做將，誓不妄殺一人，臨戰必要計出萬全。若投降的，務要憐憫他，開導他，安慰他，至誠感動他，使奸民化做循良。

貶正排賢。

貶，是驅逐。排，是擠下。正，是正人。賢，是賢人。小人妒忌賢正，不能容他，害國害民，受

報必慘，歷來無漏網的。〇對面看來，善人做相，必要正本清源，依了《小學》上，二程夫子論學制的法，實心奉行，使天地中做官的，都是正人賢人了，大造國家的福。

凌孤逼寡。

孤兒寡婦最可憐，全賴官方保護他，若凌逼之，便造業了。〇這九句最是做官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做官，極要惠卹貧苦的四窮，策畫他的衣食，使不餓殍，這先該做的，也不等到荒歲做的。

棄法受賂。

法，是律法。賂，是財物。受了人的財，竟把法律任意增減，便是棄法了。〇對面看來，善人做刑官最廉，廉則有守，不敢棄法，也不敢枉法。

以直為曲。以曲為直。

受了財，棄了法，便把理直的算他曲，理曲的叫他直，曲直顛倒了。〇對面看來，善人做刑官最公，公則無欺，理直的雖是微賤，必寬；理曲的雖

是豪富，不赦。

入輕為重。

受了財，棄了法，把並該輕的刑，用了重刑，不顧人性命了。〇對面看來，善人做刑官最慎，慎則不酷；與其殺了無罪的人，寧姑宥他，我自認了失刑的責備。

見殺加怒。

遇那該殺的人，臨刑時節，不加哀憐，反加嗔

怒。○這五句最是刑官的惡。○對面看來，善人做刑官最仁，仁則好生，未殺時節，要救他生；將殺時節，要卹他死。平日總把教化做第一件事，不得已用刑，務要欽恤，謹守呂叔簡刑戒八章。○《感應篇》的召福召禍，尤莫大於做官的人，蓋做官的做出善來，關係極大；做出惡來，關係尤極大。又或有心作善，而蒙蔽在下；無意為惡，而帶累甚多，一不小心，暗裡頭便造了孽。文昌帝君說：顯官子弟多不振，勢宦之家多破殘。這多字最確實，在這樣的較多，若不精明果決，立定主意做好官，

哪得有好結局？前賢說，做官要通下情為急，不要太自貴重，與民隔絕，要視民如家人，視民事如家事。昔周文襄公，常操一小舟，隨處虛心訪問，實心從善，便能做出許多好事來。又要搜羅昔賢的美政，斟酌施行，保護民間的元氣。得此二法，孳孳行善，則受福一分，便可積福十分。要曉得，身居民上，聽我號令，要做好官，甚是不難，只要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便可造出無量的善事。分明是上天付了修福的一座寶山，萬不可空回的。至於做鄉紳的，該積善，原與做官的相去不遠。前賢

說，鄉紳正該在里黨中，倡舉一應濟人利物的事，上通官長，下領富戶，密密積福，使富貴綿綿不絕，豈不是大有智慧的人？譬如點一燈，油盡了，火光便滅，若豫先常常添油，火光便常常明亮，這是一樣道理。總看世界上人，不外智愚二字。做聖賢的，是大智；其次如竇禹鈞、袁了凡、俞淨意等，作善召福，也是智者；其下庸庸碌碌，便跳不出愚字了；他若作惡召禍，極是大愚，自己斬絕了七尺的根子。奉勸做官、做鄉紳的，奉行《感應篇》，是修福的要訣。

知過不改。

過，是無心的過失，比惡略輕。愚人每不見自己的過失，若既明明知道，又不肯改，便是有意故犯的惡了。○對面看來，善人日日發憤改過，凡口過、身過、心過，辦到毫厘，絕弗自恕，如芒刺在肉，速要剔出；如毒蛇咬指，速要斬除，漸漸打掃得心頭清淨，才動了便覺，才覺了便無。

知善不為。

善如積德累功，到與人不追悔，都是凡人根器薄，福氣薄，竟有明曉是善，又被私意阻了，惡習錮了，絕不肯做出善來。然究竟他的知，知得不透徹的。〇對面看來，善人知得徹底，凡一切身外的事，與我終不相干涉，惟善是身內的至寶，生時不能帶一物來，只帶得善來；死時不能帶一物去，只帶得善去。這個貴，勝他世間的貴；這個富，勝他世間的富。知得這裡滋味，哪怕個赴湯蹈火？所以做的時節，勿避遲疑，勿辭勞怨，勿存私意，勿吝財物。

自罪引他。

引，是扳扯。自做的罪惡，倒要扳扯別人，希圖脫卸。〇這三句最是自欺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只有他罪自引，設或他犯了死罪，我引來，只削功名，便要慷慨救他了。如周必大做監獄官，衙役失火，燒了民房，必大自認，寧革職，免他死刑，後來必大仍做到宰相。

壅塞方術。

方術，如醫卜星相等類，都是謀生之業。壅塞，是故意阻撓，使他不得通行。○對面看來，善人把不害人的方術，留心薦揚，使他衣食有賴。他如邪師、庸醫、燒丹、房術等類，不在此例，因他要害人性命，又該嚴禁的。

訕謗聖賢。

訕，音山，去聲。○訕謗，是譏誚。先聖先賢，敢於毀謗，是無忌憚的小人。○對面看來，善人便是聖賢之徒，對這聖經賢傳，必恭必敬，就像

聖賢在我面前，親受他的教訓。他說仁，便要想我的仁；他說義，便要想我的義。聖賢無非講善，最要依了他做出來。

侵凌道德。

道德，是指有道有德的人，不思尊敬他，倒要去侵損凌虐。〇這三句最是尖刻狂悖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曉得道德的人，不可多得，幸而遇著，受益無窮，故深信了，便不疑他，與他莫逆相交，講道論德，做個改過遷善的幫手。

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

蟄，音執。填，音田。〇飛的禽，走的獸，也是性命，哪可射殺牠，趕捉牠？寒天開掘，蟄蟲定要僵死；夜裡窺探，宿鳥未免駭亂，哪可發掘牠，驚動牠？穴，是穿土打洞。巢，是鳥窠。哪可填塞它、倒壞它？胎，是胞。卵，是蛋。物雖未生，內有生氣，哪可傷它、破它？〇這四句最是殺害物命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看天地間，凡有血氣的，就像在自己身上的血氣，他痛我也痛，他慘我也

慘，聯牢在一個身子一般。看人，固是這樣；看物，也是這樣。就是一蛾一蟻，也要動這惻隱的心；何況大的多的，尤要到處救護。所以做官的，務要嚴禁宰殺耕牛，粘網飛鳥，及鳥鎗射彈等惡習。

願人有失。

願，是心裡期望。期望人有過失，便可借此毀謗，全是一團忌刻心腸。○對面看來，善人只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世界上好人多，好事

多，自然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了。常常如此，便無劫運。每日焚香祝天，只得這個念頭。

毀人成功。

毀，是敗。功，是安國的功，濟世的功，及一藝一事成功。設心險惡的，恐怕他名利兼收，便要百計毀敗。〇這二句最是昧心害人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看人的功，猶如己功，未成時節，幫助他成；將成時節，獎勸他成；既成時節，稱頌他成，渾身是公，毫無半點妒念。

危人自安。

擠人在危險地位，不顧他死活，只要自己安穩，這樣使乖，卻難為天理。○對面看來，善人如汲黯、范純仁輩，發倉救饑，都不及動本起奏，何等安人自危！就是居常時節，逸的讓人，勞的我做；易的讓人，難的我做，也與危人自安的相反。

減人自益。

人當財貨交關，剋減了別人的，只圖自己的利

益，這等奸巧，後來連性命送的。〇對面看來，善人減己救人，家裡頭，必要封鎖一隻櫃臺，上鑿一小洞，每日用錢時節，便要思量惜福行善，庶幾壽命延長；凡吃著雜用等費，酌量減省，把錢投在裡頭，作月內做善事的補湊。或用蓋桶亦可。

以惡易好。

惡，是不好的物。凡遇貨物，把自己不堪的，暗裡頭換了人好的，奸巧同上。〇對面看來，善人看破外物無常，美惡不消計較。如薛包與眾弟分

財，田屋只取荒破的，奴僕只取老衰的，器物只取壞敗的。哪知後來，惡的倒在，好的倒不在，倒要用惡的東西。凡與人打交關，也要這樣去看。

以私廢公。

廢，是不用。憑了自己的私心，把公道卻不用，極犯天怒。○這四句最是欺心利己的惡。○對面看來，善人覺種種私意是內病，種種私情是外病。公字，便是對病的良藥。生平最要掃去了私，一概秉公。內是冰心，外是鐵面，財帛情面，奪我

不動。天道好公，人心願公，公了便安穩。

竊人之能。蔽人之善。

竊，是偷他人的技能，偷來認在自己身上，極是無恥。蔽，是遮掩。人有好處，卻去遮掩了他，極壞心術。〇對面看來，善人常要請教人的能，習學人的善，所以越要表揚，越要稱讚。設或有人竊己的能，蔽己的善，又要恕他，恬然不以為怪。

形人之醜。訐人之私。

人的醜事，說出可羞，應該包荒的，倒要去形容他；人的陰私，暗昧的事，原無實據，卻要去訐發他。這種惡薄口業，最犯神怒。若談人閨房，使他終身受污，不能辨雪，更要大傷陰騭，折盡平生的福。〇對面看來，善人極戒口過，見人的醜行私事，就像自己的醜行私事一般，終身包瞞，不肯向人說的；設或有人談及，也要多方掩護他。

耗人貨財。

耗，是破費。如小人用計，哄誘人家子弟浪

費，從中取利。○對面看來，善人勸人，戒賭息訟，勿酒肉傷財，勿奢華破家，凡一切花費，代為痛心。蓋天地生財，原供善事用，不供惡事用的。

離人骨肉。

至親，叫骨肉。離，是離間。如搬弄是非，使人家至親爭鬥，傷殘天性。○對面看來，善人最要調和他人的父子、兄弟、夫婦、親族，遇有賣妻賣子等事，捐銀完聚他終身，不寫離婚書。

侵人所愛。

侵，是奪他人所喜愛的物件。我要去侵奪他，便不是理。〇對面看來，善人所愛，只有一善。他如宮室、狗馬、古玩、衣食、器物、種種人欲，一概棄絕，何至侵奪他人的所愛？

助人為非。

為非，凡不順理的，都不去攔阻，反去幫助，比自做更凶。〇對面看來，善人與人為善，或把言

助，或把力助，或把財助。若有為非的，定要把善去化他。

逞志作威。辱人求勝。

逞，是放縱。志，是主意。威，是威勢。逞了驕傲的主意，做出威勢來，甚且怒罵揮拳，凌辱他人，只要自贏，哪得無禍？◯對面看來，善人雖有財勢，總要謙退，積些陰德。如楊鐵崖，見人偷了財物去，反對家人說，是我與他的。周萊峰，被人辱罵，明日召他來，倒要和顏勸化，使他日後不犯

法。鐵崖、萊峰，是富貴中人，大有福澤的。

敗人苗稼。

苗，是秧。稼，是稻。凡阻水利、決堤防、縱牲畜踐踏，都是敗，最犯天誅。〇對面看來，善人重苗稼，防他水旱，勸他耕種，賞勤戒惰，務使盡力。至佃戶種苗稼時，千辛萬苦，田主尤該輕息借貸，優恤賙濟。

破人婚姻。

俗語說，一世破婚三世窮，極為慘毒，或代至親好友訪問，又該據理直告。〇這十二句最是害人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見人無力婚嫁，務要把財助他，完全美事。家中奴婢，一體及時婚嫁。若做官，尤要地方崇儉，男女婚姻及時。

苟富而驕。

苟富，是苟且致富。如盤剝小民，僥倖得財，都是過分的財，鬼神最忌。況且無一善狀，哪能免禍？〇對面看來，善人如范文正公，掘了藏，分毫

不取，後來得俸銀數萬，買田千畝做義田，存活貧族，日日救窮民、濟寒士，財都散完。子純仁，也做宰相，科甲至今綿綿。

苟免無恥。

免，是脫。苟免，如僥倖脫了刑罰，脫了死亡，都是遇該刑該死的時節，只要躲避得過，不顧道理，便同沒廉恥的禽獸。〇對面看來，善人如楊椒山公，動本直說，不避刀斧，一日盡忠，萬年廟祭。他臨刑詩說道：浩氣滿太虛，丹心照千古；平

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

認恩推過。

別人的恩惠，冒認在自己；又把自己的過犯，推在別人身上，總是使乖。〇對面看來，善人如夏原吉，衙役污了文書，原吉入朝請罪，說道：臣不小心，筆污了文書。上便不究處。後夏公做到尚書。

嫁禍賣惡。

設計陰險，將己的禍，卸在人，如嫁女於人；將己的惡，卸在人，如賣物於人。這等奸巧，大禍必速。〇對面看來，善人如曹彬，同王全斌出征，斌殺降卒，曹公力諫，不從，後上必要究他的罪，曹公自認了，斌因免死。彬後封做武惠王，子孫到今榮貴。

沽買虛譽。

沽，也是買。譽，是名。凡假名士、假道學、假節義等類，欺世盜名，極是折福。〇對面看來，

善人務實，樸樸質質，做些善事去，不必故意避名，也無一毫好名的心。

包貯險心。

貯，音主。○包貯，是包藏。險心，是奸巧害人的心，就是不發出來，已是惡孽深重。佛經說，修橋補路，不如先平心地。○對面看來，善人心地，猶如青天白日，對了坦平大路上走，何等正大光明！

挫人所長。

人有一件做得來的事，不但遮掩，並要挫折他，使他不得舒展，何等刻薄！〇對面看來，善人見人的長，如己的長，吹噓不消說了，並要勸他勿驕勿惰，隨技藝做出善來。

護己所短。

己有欠缺不到處，不但弗改，並要多方掩飾，譬如病入膏肓，不可救了。〇這八句最是利己的

惡。○對面看來，善人常恐有過，日日仔細審察，有便速改，尤要人當面直說，盡言無隱，便是大幸，虛心樂受，恭敬款待他。

乘威迫脅。

迫，是逼勒。脅，是挾制。憑了威勢，如女不從淫，逼她從；債不能還，逼他還等類，凶狠極惡，自取災禍。○對面看來，善人財色兩關，極打得破。如李登瀛家只二畝，佃戶賣子償租，遂讓租，同往贖其子，未幾聯捷。呂獻可家有美婢，或

問動念否？獻可正色說道：敗人終身，自造惡孽，不仁的事，我不為也。後享大壽，累世科第。

縱暴殺傷。

為官為將的，性子暴戾，殺傷人命；又或禁約不嚴，隸卒害人，歷看果報，千年後還投畜生的。○這二句最是貪酷害命的惡。○對面看來，善人只要救人。如宜興有三村，被人誣告謀叛，提督發兵去勦。莫大勳的父，與主帥說道：日裡去勦，他便逃走，不如夜半去好。因密使人通知三村，及

兵到，只屠了豬犬。後大勳做嘉善縣。

無故剪裁。

一幅綾，千蠶命，綢緞哪可不愛惜？若沒些事故，去剪裁來做衣穿，也是罪過。〇對面看來，善人要照顧無衣的人，己的衣自該惜福了。如蘇州近年起棉衣會，倣他法則，便可救雪中凍肉的苦。

非禮烹宰。

烹，是烹庖。宰，是殺。若貪口腹，殺生靈，

便是非禮。人無壽夭，祿盡便死，何苦造這冤孽？○對面看來，善人要照顧無食的人，己的食又該惜福了。如莆田林氏，常年施粉團；陳幾亭施丐粥；海寧陳氏，造望煙樓，晨望無煙的家，便送米去。學他一件，便可救餓病潦倒的苦。

散棄五穀。

稻、黍、稷、麥、菽，叫做五穀。養人的物，一粒也要愛惜，散棄實是折福。○對面看來，善人敬惜五穀，尤要合幾個人，大家捐穀輪流收管。如

社倉法，遇著荒歲，便可救活一方，或鄉，或鎮，或城，都該做。文昌帝君有勸行社倉文傳世，內說有能行之，報應如響。

勞擾眾生。

或求難得的貨物，或起無益的工作，竟把百姓來勞苦擾害，視同牛馬，上帝能不震怒？〇這四句最是暴殄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休息民力，每事當心。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如貪官奸吏，光棍勢惡，扳害有錢的人，借此取他的財寶，幾世還報不盡的。〇對面看來，善人竟有破家作善的時節。如蘇仲先遇荒年，賣盡田三千畝，大救饑民，子名洵，孫名軾、轍，三蘇，萬古豪傑。丁清惠救荒，約費三萬兩，賣盡祖產不夠，又借來補湊，後官到操江，壽百歲，子孫科甲聯綿。又如亂賊方臘，搶男女千人，關空屋中凍餓，招人來贖，獨有黃汝楫傾家二萬兩贖出，後五

子登科。大智慧人，自有放膽手段。

決水放火。以害民居。

水火無情，故意去決放它，勢必漂蕩焚燒，壞了人的房宅，又害了人的性命。〇這四句最是大惡。〇對面看來，善人築坍岸、修危橋、造水龍、出水術，都是豫先防備，救護一方的水火災。

紊亂規模。以敗人功。

紊，音問。〇紊，就是亂。凡做一事，先要畫

策一個好規模，方能做得成就，哪可暗裡頭弄亂了，使他作事不成？〇對面看來，善人每事立個好法，便了後世。如蘇州平民陳明智，創普濟堂規模；揚州平民蔡璉，創育嬰堂規模，今已頒行天下，到處依他做。

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器物，如農的犁鋤，匠的斧鑿，武的弓箭，文的筆墨等類。故意損壞他的，使他要用時沒設法，這便叫做窮。〇這四句最是小刻薄的惡。〇對面看

來，善人見人缺了家伙，一時沒做，不妨借與他。就是他弄破了，也要如無其事。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散。

見他人的榮華貴顯，只望他削職；見他人的富足有物，只望他破家。無損於人，徒壞心術，最惡，也是最愚。〇對面看來，善人願他保貴，務要勸他做好官，大救百姓；願他保富，務要勸他做好人，大救窮民。要曉得富的貴的，件件適意，人人奉承，養成一種富貴的習氣，若不能尊敬一個善

人，虛心請教，賴他常常提醒，勢必善心漸沒，過端日多，不知不覺，未免死於安樂了。這句話，是苦口的良藥。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

見他人妻女的美貌，便起了奸邪的私心。這個念頭一起，雖無實事，已難逃鬼神的禍罰。蓋萬惡淫為首，愚人不知利害，作此罪孽，今試講種種禍害，指醒迷途。一害天倫：男女各有配偶，這是天定的倫，亂了它，不要講到他們情義乖離，他的

倫，我去亂了，便與禽獸無二。披毛帶尾，是無別的；戴帽穿衣，也是無別的麼？一害人節：婦女一生大事，只重節字，亂了她，使她失節，瓦破豈能再完？一害名聲：憑你機密，無人不知，臭聲遠播，供人傳笑，就是他的親戚，也是面覺無顏。一害門坊：羞辱她父母公婆，羞辱她丈夫，及兄弟姊妹，羞辱她子女孫媳，一門中恥掛眉額，痛纏心骨，實是殺她三代了！一害性命：或婦女因羞致死，因受氣致死，或其夫憤死，或夫殺妻，或父殺女，或婦殺夫，或夫殺奸人，或奸人被眾打死，或

婢僕因妒妻致死。一害風俗：鄰里中有這廉恥喪盡，人面獸心的人，愚人看了榜樣，朋比為奸，最足傷風敗俗，這種惡習，定遭劫數。這六樣害，是害人的。一害心術：淫念一生，種種惡念都生，如幻妄心、貪戀心、機心、妒心，牽纏不住，意惡最重。一害陰騭：騭，是定說。上天冥冥中，有安定人的道理，就是本善的性，做人的胎元。今亂了常道，敗德喪行，傷天理，滅良心，斫削了陰騭的理，便要墮入地獄畜生的惡道。一害名利：《感應篇》說，三台北斗、三尸、竈神，隨身察過，哪有

夜深人靜，上天不知的理？歷看果報，如李登犯了，削去狀元宰相；宜興木客某犯了，黑虎啣他頭去。命該富貴，也要削盡；況福分淺薄，狼狽何堪！一害壽命：鬼神削奪人壽，淫惡為最，況且欲火焚燒，精神竭，骨髓枯，又或驚恐死、癆瘵死、惡瘡死。好色必死，早年短折。一害祖父：祖父相傳的血脈，拋在那裡，這最是忤逆路頭，並一生的福分削盡，從此敗家聲、絕祭祀，陰間祖先永作餒鬼了，能不恨極？一害妻子：佛經說，無有子息亂人妻，故妻女淫亂；亂人室女，故把妻女去還債，

又絕了後嗣。這不但看書上的果報，試看故世的淫人，個個這樣，便知未故世的淫人，也是個個這樣的。這六樣害，是害己的。以上十二害，都從格言因果中來，更兼目睹時事，望我同志，豫把禍害認清，庶不臨時迷昧。前賢說這一關要忍，要堅忍，要狠忍；又說常想病時死日，邪念便消；又說早夜點香一炷，靜坐半時，使心猿意馬，漸漸調伏。依這三說，更把十二害，日日看看，時時想想，便是戒邪淫的良法。況如唐泉、羅倫、謝遷、王華的科甲，只因力拒奔女；趙秉忠、周旋、馮京的貴顯，

只因其父不犯邪淫。片刻間關係禍福，豈不極大？這他字，包括婢女僕婦在內。昔文帝重降陰騭文說，香幃私婢，繡榻憩奴，俱膺必誅之律，人同一體，都是不該犯的。〇對面看來，善人終身不貳色，視老如母，視長如姊，視少如妹，視幼如女。她或來就，總要力拒，守定了遠邪十法：一、清心地，二、守規矩，三、敬天地，四、養精神，五、勿目看，六、戒穢談，七、燒淫書，八、省房事，九、勿晚起，十、勸共戒。前人有戒邪淫單式刻送，內說每領一單，勸十人，寫名簽押，具疏神

前，共誓戒淫，這法最好，單式也是易做的。

負他貨財。願他身死。

不得已欠人的貨財，該急圖償還，反要他死，希圖謀賴，歷看果報，今世負財，來世做狗馬牛償還的最多。〇對面看來，善人生平從不負人、不負托、不負約，若說財貨，更受人的恩惠了，不但要還他的物，尤要報他的德處。

干求不遂。便生咒恨。

干，也是求，如求陞薦、求財物、求寬罪等類。干求是無恥的事，哪能像我意思？咒人，徒然自咒了。〇這十句最是意惡。〇對面看來，善人一生無干求的事，就是有人送關節，送題目，也不肯受的；有人送財物，不是分內，也不肯取的。

見他失便。便說他過。

見人有不得意事，便議論他平日的過惡，這是倖災樂禍的心腸。〇對面看來，善人不喜議論人的長短，就是他人有過，也該就有過中尋他無過處

說，若古人，尤不敢輕議。

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

體相不具有二種，一是廢疾，一是缺嘴隻眼等類，都叫做天刑。刻薄的人，眼中容不得一毫歹處，故要笑他。〇對面看來，善人見瞽盲殘疾的人，猶如兄弟的困苦，必先賙濟的，至於相貌醜陋，不但恐怕一笑惹禍，總要一般敬禮。

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可稱的才能，分明是有用的，無奈刻薄人心中，容不得一些好處，故說話上，每要阻抑他。〇這四句最是口過。〇對面看來，善人量才取用，如治兵治水，及一切大經濟，薦揚他使濟天下；或一長一技，及一應小能幹，薦揚他使濟一身。〇《感應篇》前後，連說許多人字、他字，可知人的善惡，大半從待人上見。要曉得，人是與我最關切的，同是父母生下來，是兄弟，是同胞的；同是大父大母生下來，也是兄弟，也是同胞的，人與己原是一氣，原是一體。善人見這道理，故合天下為一

家，人的痛苦，就是己的痛苦，救濟化導，真真切切，渾是天地生物的心，哪得不召福來？惡人不知這個道理，但要己富、己貴、己壽、己祿，人的貧賤危苦，概不關恤。從此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有人的名，實與禽獸無二，哪得不召禍來？故要做善人，務要認得清這個人字。

埋蠱厭人。

蠱，音古。〇埋蠱，是刻木像人，埋在地中，書符咒在上，去魘魅人。此是妖法，律上斬罪。〇

對面看來，善人該埋的只在屍骸，免他魂魄飄零，骨頭狼籍；必倡義塚，惠及一方，法備蘇州錫類堂。

用藥殺樹。

或厭它蔭，或忌它利，或關風水，暗裡把毒藥去藥殺它。〇這二句最是陰惡。〇對面看來，善人庭前草不除，何忍殺樹？若講到藥，只在救人病苦，或收買道地藥材，精虔法製，廣行施捨；或合施丹藥，刻施良方。

恚怒師傅。抵觸父兄。

恚，音惠。〇恚，是恨。抵觸，是衝撞。師傅，是先生。說父，連母在內；說兄，連伯叔等在內。前說慢其先生，是無禮；恚怒，則懷恨在心，無禮極了。前說暗侮君親，是不敬；抵觸，則說話背逆，不敬極了。〇這二句最是陽惡。〇對面看來，善人變化氣質，先從先生父兄前做起，務要一心愛敬，顏面和柔，說話和婉，習成性子，便是和氣格天的本。

強取強求。

取人財物，求人事體，要合情理，若我分不該得的，一味用強，便是心不平了。〇對面看來，善人作善，得力最在強字。強，是勉力，即孟子強為善之意。如韓琦無錢濟人，便捐衣服、器物、簪鐲等類，後做丞相。台州應秀才賣田救鄰婦的命，後做尚書，子孫科甲。朱軾家貧教學，捐束修三千，代械鎖的完官錢，後三子顯貴。查道會試無盤費，親族助錢三萬，路遇一友，將賣女葬親，查便盡錢

助他，不及試，下科中進士，並夢神說，增壽七年。

好侵好奪。

好，是歡喜。奸計暗取叫做侵，勢力明取叫做奪。這樣事好做，只怕暗裡填還，連自家本有的都要送了。最可憐見肩挑步擔，日趁分文度活，若一味貪便宜，他便虧本絕命。況一個凶，個個學凶，小本經紀，都要餓殍了，極不是蔭子孫法。〇對面看來，善人只好利濟，更有酷好一樣的。如程一

德，最好刻善書印送，子孫都少年科第，並產二程夫子。吉水解開，最好濟困扶危，二子綸綍都中進士。黃兼濟最好平糶，把三百千熟時糴米，到明年未熟時糶，一樣價錢升斗，天神恭敬，子孫多貴。程夸伯，最好修橋補路，年九十四，五世昌盛。這幾人，他善也做，然尤盡量做一件，十分圓滿。

虜掠致富。

虜，音魯。◯虜掠，如搶火場、撈溺貨、寇盜劫奪、官吏科斂、盤剝小民、賭博間吞等類，不但

不享，並要添出不肖子孫來的。〇對面看來，善人的富，或祖父留下來的，或自己分上來的，據現前的富，便要知足了。通盤打算，立個規模，除節用外，盡作善事。范家幾代卿相，從學竇氏得來，這是享大富貴的，傳授要訣。今有智慧的，自必奉燕山為師。青陽祖師說道：寧可多積善，不可多積財；積善成好人，積財成禍胎。石崇當日富，買得殺身災；鄧通饑餓死，銅山何用哉！堪嗟今人富，眉頭不曾開，只言積財好，反笑積善呆。多少有錢者，臨死沒棺材！世人熟讀這幾句，便可大醒大悟

了。

巧詐求遷。

巧，是使乖。詐，是弄假。遷，是陞官。或討薦，或囑託，全是使乖弄假，官職雖陞，大逆天理。〇這四句最是貪富貴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未仕時，最不肯做冒籍頂替，代債匿喪等事；既仕後，最不肯做越次求遷，圖謀好缺，假冒虛功，設計避差，及攀附奔競等事。要知富貴在天，只該隨職自盡。文帝廣行陰騭，便做了十七世士大夫，巧

詐何益？

賞罰不平。

賞罰雖是當了，然多寡輕重，或有不平，也要積怨招禍。不但做官，治家也如此。〇這句最是偏私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此心如秤，仇也賞，親也罰，恕服罪，責巧飾，至勸捐時，賞罰更要權變。康熙四十七年荒，平湖知縣董天眷，得蘇府陳公鵬年指教，先做為富不仁匾額二十，堆在縣堂，始從鄉村勸捐。遇頑富三家，釘匾門首，並准告

發，凡田產斷加斷贖，家業幾去半。從此由鄉到城，樂輸眾多，數月內賑米賑錢，到處設粥廠藥局；直到稻熟，小民不來領，賑因停止；捐數有餘，仍還富室，合縣無一餓殍。董公素有才德，此事最合朱子議論，罰三人，賞百人，救數萬人。

逸樂過節。

逸，是一味偷懶，不做事體。樂，如扛醵、賞花、唱曲、音樂、擲骰、紙牌、鬥禽蟋蟀、遊蕩等類。耽在這裡頭，不但破家，並要損壽。前賢說，

無德的人，縱欲享福，若又有壽，天地亦覺不均了。何弗看看善書，便是轉禍為福。至若賭錢的人，為害尤大，這因祖父德薄，或自身造孽，所以凶神跟定，不到極敗不住，勸他戒賭，終無用的。須得一日好善，與善日近，便與賭日遠了，這話大有來歷。〇對面看來，善人的憂勞，比眾不同，他勞處便是善處。如嚴君平，勞在賣卜，便借卜勸善，後仙去。季珏勞在販糶，使人自量，衣食較前倒豐富，並百歲登仙。至於憂人的憂，這是聖賢心腸，范文正是先憂後樂的。

苛虐其下。

苛，是瑣碎。虐，是殘暴。本兼做官、處家說，然做官道理，前面略備，今試專講處家。奴婢，最該愛惜的，每見苛虐的報應，家破人亡，子孫零落無存，好不痛惜！○對面看來，善人待奴婢，簡便寬和，猶如自己子女，凡衣食被帳，勞苦病痛，及他心裡不敢說的事，都要體恤得到。尤要勸化家中婦女，不要打罵，婢有差處，恕她愚蠢，便是陰德，倘失手至死，冤魂定要討命，悔也遲

了。昔馬封翁年四十，只生一子，因婢失手跌死，封翁叫婢逃歸，使夫人不得怒打，明年生森，後做戶部尚書。夔州楊旬，婢長擇配，不計身錢，量給衣資，子名椿，少年狀元。

恐嚇於他。

恐嚇是把說話虛張聲勢，使人喪膽，落他騙局，這裡頭極要害命的。〇這三句最是任性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教人防患，原要苦口婆心，在急難中，只得安慰寬解，使他放心。李舜明因佃

戶張三欠租，恐嚇要他還，致他弔死；孫季明因婢與小奴有過，恐嚇必根究，致投水死，善人鑒此，最要謹慎！

怨天尤人。

天下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到處有缺陷的，哪得每事稱心？若不思自己的德薄，一味怨尤，只是取禍。〇對面看來，善人樂善，越窮越堅，日日把造次必於是二句，志士不忘在溝壑一句，做了定心丸。天困我，正是成就我；人侮我，正是勉勵我。

終身貧賤也何妨？豈必望報？

訶風罵雨。

訶，音呵。〇風雨都是天神職掌，風雨失時，只因人間造孽所致，訶罵愈增罪逆。〇二句最是狂妄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每遇大風雨、大雷電，雖夜必起，整了衣冠，端坐，思自身有過犯否？猶如父母有怒，孝子哪得不敬畏？

鬥合爭訟。

鬥，是攛掇。合，是扛幫。訟師有四大惡：虛言捏造，連累多人，破人家產，害人性命。這樣大罪，皇天哪得不速報？全憑本家有些見識，忍耐吃虧，都是美德，健訟是有凶無吉的。〇對面看來，善人生平總不訟一人，就是親朋爭訟，必要竭力和解。昔周吉祖父無一字入公門，便中了正統。辛酉解元雷孚，祖先十一世不訟一人，官至太子太師。天道原不負人的，然必有寬宏的大量，方能不與人爭訟。必如謝迷的好善，鄰人侵他地界，如無其事，後享大壽，子孫富盛。劉寬的仁慈，有人冒認

其牛，不辯，竟解與他，後封侯，子官宗正。能受屈抑，是大豪傑，所以前輩肯受虧、受垢、受不祥，火氣都盡，便能做出濟世事業來。至於窮佃戶，務要饒讓，不該經官；倘不惜他性命，開欠逼勒，大傷陰騭。前賢說，丁清惠，待佃戶如父子，家家豐富，人該取法。彼虐待佃戶的，夭亡立見。且生前良田千計，死後子孫不留寸土。

妄逐朋黨。

妄逐，是誤隨之意。朋黨，如結盟立社，聚成

一黨，把強欺弱，借此沽名射利的人。若看了眼熱，也要落班，後必大害身家的。〇對面看來，善人居鄉，只與同善數友，共做利濟事；若在朝，與同寅官共事，也要是說是，非說非，不敢稍入偏黨；若外任，尤要立拏凶黨治罪。

用妻妾語。違父母訓。

妻妾賢明的少，愚暗的多，說話是不可聽的。父母望子成立，只在積德保身，承先啟後的訓，必該依的；反背了，便是忤逆不孝。〇對面看來，善

人有剛腸，不聽婦言。至受父母的訓，必要敬寫簿上，常常看，依了他做，終身不忘，萬一說有未當，也要和商。

得新忘故。

故，是舊。凡舊的人物，不忍棄捨，方見有情義的人。若才得新鮮，便忘故舊，最為薄情，斷不受用。〇對面看來，善人舊時慣用的器物，尚不忍忘，何況舊人？前賢說：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口是心非。

心口一樣是君子，心口都不正是小人。口是心非，是假冒的君子；佛口蛇心，定是不忠、不孝、不信、不義的。〇這六句最是喪心滅倫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口即是心，心即是口，口裡說個善，心裡便實有這個善。至於待人，口許他，便是心許他。論事，口贊他，便是心贊他。

貪冒於財。欺罔其上。

冒，也是貪。罔，是無。上，如君親官長都是。心裡貪財，便把上人來欺瞞，就像沒他的，豈知財從貪得，隨有禍來，不害其身，必害子孫。〇這二句最是昧心黷貨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不敢瞞了父母，私蓄財；不敢瞞了君上，私受財。徐晞少時做江陰縣衙役，一心救人，人奉財，必問從何來，若家計好的，十取一二；若說借的，不但不受，倒有資助，越盡心辦他的事。後做兵部尚書。

造作惡語。讒毀平人。

平日或有小怨，便捏造不好的說話，把平日無過的人，逞意讒毀，甚或誣他閨闥。哪曉得口孽與淫殺等罪，犯了此條，必遭奇窮、橫禍、絕嗣等報，還遭拔舌地獄，歷來如此。◯對面看來，善人聞人過惡，如聞父母的名諱，口裡不說的。世間讒人，殺人不見血，善人更不肯信讒，必要拒絕。

毀人稱直。罵神稱正。

人有一分過，說了幾分，叫做毀。毀了人，倒說自己的直腸；罵了神，倒說自己的正氣，肆無忌

憚，惹禍不小。〇這四句最是口業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的正直在心，不在說話上假冒的。刻刻把正字提醒，把直字振作，容人的過，敬神如在，確是正直人的作為。

棄順效逆。

順，是合天理的。逆，是背天理的。效，是學。去順學逆，自取其禍。試看世上叛逆臣子，哪箇不是身家斬滅的？為何不安分保身？〇對面看來，善人事事順理，忠順事君，孝順事親，和順待

骨肉，遜順待朋友，並要把己的順，化人的逆。

背親向疏。

親，是一家骨肉。疏，是異姓親友。凡背親向疏的人，或因恩怨，或因勢利，都不是的。如薄父母，厚妻家；兄弟爭財，外交慷慨；窮族不卹，倒去結拜聯宗等類。〇這二句最是反常滅性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推恩有序。如晏平仲把己的俸祿，分惠三黨，父黨無不乘車的，母黨無不足衣食的，妻黨無凍餓的；國中貧士，給米舉火的，數百家。

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鑑猥事。

愚人要表白無過，便把蠢俗心腸，叫天地做見證；愚人要堅牢期約，便把污穢事情，請神明來照察，褻瀆至尊，自求速死。〇這二句最是愚狂造孽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的善心最潔，天神愛他的潔；善事日新，天神喜他的新。趙清獻日裡做事，夜必焚香告天；袁了凡學他，置空格一冊，日記善事，夜必設桌庭中，焚香告帝。都是檢點心身，得知怕懼的法。

施與後悔。

施與，是濟急救危的事。捨財作善，立功最速。然思大積陰功，務要慷慨不吝；若施與了，又要懊悔，便折斷了善根。〇對面看來，善人的救濟方法最多，有人來尋我的，有我去尋人的，有遇著暫做的，有立法常做的，有零碎做的，有躉當做的，有直率的，有巧妙的。人來尋我，人盡曉得。若我去尋人，如莆田林國鈞，每日袖銀到窮村，見困苦的便放在他家裡；江都蔣應參，每日帶錢出

門，路施乞丐是也。遇著做，人盡曉得。若立法暫常做，如陳幾亭，劃六百畝教養貧族，劃八百畝贍濟鄉黨；王椒圃，獨養孤貧三百六十人，每月每人米三斗、錢三百是也。零碎做，人盡曉得。若蔥當做，如南城吳伸，與弟吳倫捐穀四千石，立社倉；陸稼書先生祖名珪，兩次捐米千石救荒是也。直率的，人盡曉得。若巧妙的，如劉理順，聞鄰婦因子久出難度日，將要嫁媳遠商，劉捐銀阻她，並代她兒子寫假信送去；瞿嗣興，受窮人糴米錢五千，假說道，你錢十千耶，因倍與他是也。這九人都享大

福，今不及載。為善大要開闊心胸，放高眼界，真實做去，自然動天地，感鬼神，富貴神仙，在我掌握。

假借不還。

借財借物，總要速還，若據為己有，久不肯還，沒天理人哪望好處？〇這二句最是自昧初心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借人的物，保護完好，用過速還；借人的財，時掛在心，措置償還。若與借他人，又要存心方便，如陸竹西放債，只取一分息，

享壽九十六歲。宋時李謙遇荒年，出米千石，借與鄉人，明年又荒，謙便對眾焚契，壽百歲，子孫都做顯宦。在路上拾財物，最關性命，等待失落人還他，極是善事。

分外營求。

人的大病，只在妄想，豈知名利二字，命裡判定。丟了眼前本分，鑽謀險路，到底無益，並且妄想折福，倒要消損了本分該有的。〇對面看來，善人只勤本分，安命順理，名利自在其中，就是為

善，也不是分外的事。明了道理，便分內該化，導人誨人不倦。夫子曾自說的，有了財物，便分內該救濟人與鄰里鄉黨，夫子曾勸原思做的。

力上施設。

世有一種人，為一身圖富貴，為兒孫做馬牛，即使力盡筋疲，果能如願，從旁看他身後，不但無益並有害的。〇這二句最是不安義命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積德，也要用著這力字。貴有勢力，富有財力，為善極是容易。然筋力做善，最能格天。

如楊雍伯住在絕水漿處，早夜挑水濟眾，並補人鞋，不受錢，後遇仙人指點，掘地得白玉，娶富家賢女，十子俱大貴。徐熙承官長吩咐，專力掩埋屍骨，約有萬計，生子登第。韓永椿每晨沿岸掃螺螄十數里，放水中，子宗道，家漸富；孫世能，官居一品。葛繁日行方便一二十事，如放正礙足的物，渴與茶，饑與飯，及說話濟人等類，力行不倦，後來做鎮江太守，設天神像，焚香禮拜。錄此四條，見貧人力善，能真能久，福報是一樣的。

淫慾過度。

邪淫召禍，已垂戒在前了，至夫婦間，也要寡欲；因人身的精，散在三焦，榮華百脈，及欲火一動，合聚流通，都從命門出來，極是可怕。〇這句最是好色喪身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精神充實，筋力強壯，都從節欲中來。凡二至四月宜戒，大寒大暑宜戒，日月薄蝕宜戒，大風、大霧、大雷、大雨宜戒。又本命日、庚申甲子日、丙丁日，四立二分日，二社日，四離四絕日，弦望晦朔日，又每月

十五日、二十八日，正月初二日、十四日、十六日，二月初二日，三月初九日，四月初四日、初八日，五月三箇五日，六月七日，十月初十日，十一月廿五日，十二月初七日、二十日，俱宜戒。其餘日子也要節欲。世間享高壽，都是絕欲早的。

心毒貌慈。

心頭惡毒，面像慈和，這是人類中的豺虎，人說笑中刀，便是此輩，比包貯險心的更凶。〇對面看來，善人正心之法，靜時閉目，存想一團天理，

充滿在身子內，猶如一片天光。到得待人接物，起念頭了，又要自己查察默想這箇念頭，善與不善，善的就依它實做出來，若不善的，速要滅除。善便是慈，不善便是毒。毒除得盡，心與貌都慈了。

穢食餧人。

餧，音畏。〇穢食，如蟲噉鼠咬，停污味變等類。餧人，是與人吃。不但豬犬待人，並要從此害命。看人命如同兒戲，必有天殃。〇對面看來，善人一生作善，第一在惠養窮民。養有二法，養得

多，須日給錢米，便無穢食之弊。如楊旬自造本宅養濟院，每年十一月初一日，收六十歲以上、十五歲以下乞丐貧人，每人每日給米一升、錢十五文，到來年二月，令他自便求趁，這是一法。若養得少，須把自己可吃的與人吃，如李廷善家貧，只得日煮粥二三升，救濟鄰人，這又一法。凡自奉、請客、過節、送禮，及一應浮費，大要減省，每日飽得幾箇窮人，便是大造福。

左道惑眾。

左道是妖術，小如歸香、歸教等類，大如白蓮教之類，都是奸民。燒香說法，搖惑愚民，小則淫污，大則倡亂國法。或用刑除，或用兵滅。此等無有不身首異處的。〇這三句最是欺人害世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要天下明白正道，只在培植人材，流通聖教。如竇燕山自造書院四十間，供給四方孤貧力學，正要成就許多善人出來救世，與朱子書院務講聖賢實學，不專做時文之意相同。又如杭州汪源棄產刻《感應篇》書，必要印釘萬部施送。這都是士民留心世道的。

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偽雜真。採取奸利。

度，是分寸尺丈的總名。採，也是取。尺度秤升，總要公平，出入一樣。把短狹輕小的用出來，日日造孽了。假物雜在真物內，如鹽攙沙、酒攙水、漆攙油、米攙水穀等類，此種必有惡報。至假銀假藥害人性命，禍報尤慘。奸利如私鹽、私鑄、撞木鐘、賣關節、開賭場、寫狀紙、做孀媒、販人賣、騙駿人、誘浪子、假文契、硬干證、借勢勒索、積米閉糴、交通官吏致富等類，這是極愚人做

的。歷看果報，奸巧越貧窮。即或目前盈餘，水火病厄，頃刻消磨；財帛既空，身家併喪。〇這四句最是賤丈夫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亦有使子弟做生理時節，然解得生理二字，合理便生，不合理便不生的，總要色色不欺，貨不欺、價不欺、戥秤出入不欺、老少遠近不欺。只消衣食稍足便夠，不要勉強迫促求富，做出礙理事來，況公道便是積德，福報斷不差的。儀徵金翁開當，出入公，估物寬，限期遠，親鄰貧老的免息，寒衣夏衣免息，便有金甲神護宅，江寇獨不敢劫搶。博州黃二叔賣菜，老

嫩大小不欺人，厲鬼怕犯他門。瞿嗣興與肩挑的買物，必多與他錢，子孫累世顯貴。至鬧市中見聞必多，尤要留心救濟，不可放過。

壓良為賤。

良，是良家子女。賤，是婢妾奴僕。壓，是把勢力去壓制。使他做奴婢，子孫必有還報的。至於賣良為娼，罪重惡極，更不必言。〇對面看來，善人最要替人贖子女。如宋時曾諒，見人賣女還官錢，便出四萬錢代贖，夢一神謂你無子，因陰德有

子。後果生一子及第，官至奉政。上海朱錦，出重價贖里中有夫之女，使不為娼，後中會元。

謾驀愚人。

謾，音瞞。驀，音莫。○謾，是欺。驀，是騙。欺騙愚人，使他落我圈套，豈知愚的倒不妨，乖的倒要取禍。天道是惡巧薄，憐愚拙的。○這二句最是欺詐的惡。○對面看來，善人曉得愚有兩種，樸實的愚，肯聽好說話，還可使他安穩。惟有自說我智，一味使乖的，眼不肯看善書，耳不肯聽

善言，心不肯信善事，口不肯說善緣，足不肯到善地，五條門路絕，根器壞盡了，任性貪鄙，一文不捨，然猶一心望富貴、望長壽、望子孫好，哪知孽重禍來，猶如雪消霜散，這等極愚，雖善人，也沒奈何的。

貪婪無厭。

婪，音藍。〇婪，也是貪。厭，是貪財無知足的人，勢必刻薄鄙吝，被人咒罵，不生福的，總是小算盤千算，自有大算盤來一算。日日做殺子孫的

事，還要說我為子孫計，豈不昏黑！〇對面看來，善人的貪，不在財，只在善。如袁了凡初行善事三千條，中舉；再行善事三千條，得子；又行善事萬條，中進士、做知縣、增壽算。凡善事，或施貧人，或放生命，費百錢為一善；富的加十倍，准一善；大富的再量加。

咒詛求直。

詛，音阻。〇咒詛，如神前告狀罰咒等類。直，是曲直的直。我理如直，寬解自明。若咒詛，

未免怨恨，動了凶心，反惹災禍。○對面看來，善人不表白人的不直，也不表白己的直。如彭矩，有人偷他菜，假做不知；有人侵占園界，假做不知；有人誣陷他偷傘偷衣，便如數償還他；併占園界的，被人訟了官，彭代求衙役得免打，性極好善。後里中連受水火災，獨彭家得保全。

嗜酒悖亂。

嗜，是好。酒以養性，可飲不可多，若沈湎在此中，令人心粗膽壯，淫殺口過，都無忌憚，便是

悖理亂性，取禍招殃，並有喪命的。凡早飲晝飲都宜戒。〇這三句最是酒色財氣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獨飲有節，共飲也有節。獨飲時，乘暇檢點日中所做，能過意得去否？共飲時，便要打算某善事趁此可做，某善事可談。范文正酒席間，助人喪事；稼書公酒席間，勸刻善書。常存此心，豈必飲酒，凡會皆然。

骨肉忿爭。

骨肉間講不得理的，哪得人人合理，事事合

理？只要責己重，責人輕，便少閒氣。忿爭最要傷天性，生禍端。〇對面看來，善人極愛骨肉，並從骨肉支節間來，也要保護。如程大中公，官小祿薄，節儉仗義，撫養諸弟，及弟的子，從弟的子，到長都與他完姻；俸錢分惠伯叔子孫，及貧親族；從堂姊妹，及甥男女無依的，都教養在家並嫁，族中孤女必盡力，公年八十五，生明道、伊川。

男不忠良。女不柔順。

萬物惟人最靈，人又做男子為貴。既做男子，

卻又奸佞不忠，險僻不良，便枉負了七尺之軀，落在惡道，來生恐不能再做男子了。婦女要和順明理為主。古語說，生女如鼠，猶恐如虎。若少帶撒潑，定要惹禍，大害丈夫。〇對面看來，善人齊家，一在正男女的性情。做男的教他居心真實，作事端方，篤信因果，克己復禮，閑邪存誠，知過必改，言行相應，廣行化導，普利群倫。做女的教她不染時習，說話和柔，諸事順從，相夫教子，克盡婦道。

不和其室。不敬其夫。

男子娶妻教做室，或因妻柔弱便欺凌她，或因阻嫖賭便怨恨她，此輩少有善終的。至夫是婦的天，終身靠著，何可不敬？不敬夫便是悍婦，淫蕩的婦，家門大不幸了！〇對面看來，善人齊家，要在結夫婦的恩義。做男的教他和好結髮。如劉廷式初約鄰翁女為婚，登第後，女雙盲，女家辭婚，廷式仍娶為妻，極和好，二子俱科甲。做女的教她敬重丈夫。如董恭人嫁陳志行，住荒村常常不舉火，

毫無怨意，後並助志行做清官。

每好矜誇。常行妒忌。

矜，是驕矜。誇，是誇張。富貴才能都是不足憑靠的，滿則必覆，是該痛戒。人的陰惡，最在妒忌。每見婦人妒忌，害人性命，冤鬼討命，也要償命，甚至敗家絕嗣，禍丈夫。〇對面看來，善人齊家，在化男女的氣習。做男的教他謙讓。如丁敬宇極其虛心恭敬和順，小心謙畏，受侮不答，聞謗不辯，後發科第。做女的教她寬宏。如女宗嫁鮑蘇，

蘇出外三年他娶，女宗說禮有七出，妒為第一，我豈敢犯？仍養婆盡禮，後上聞旌獎。

無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

待妻或刻薄寡恩，或褻狎無禮；待子或護短太甚，或打罵太嚴，都叫做無行。舅姑，是公婆。媳待公婆，猶如子待父母，時刻盡孝，便是合禮，若失了禮，忤逆媳婦，天道不容。〇對面看來，善人齊家，要在立男女的家法。做男的教他待妻和且敬，待子嚴且慈。如漢時張湛，每日與妻子講禮，

及古人善言善事，一家感化，後官至太傅。做女的教她待公婆如孝父母。章憲文妻董氏，家極貧，早夜紡織養公婆，自吃鑊底焦飯，公喜酒，每夜百計具進，並備菜果；公婆病，竭力扶持，夜不合眼，辛苦廿年，人稱孝婦，後憲文中進士。〇《感應篇》勸善戒惡，雖不說女人，然女人也在其內，蓋善是男女同該做的，福是男女同該修的。古來婦女為善說不盡，今略指幾箇，奉勸世間。有未嫁時為善的麻姑，父被逼築城，早夜不停，只許雞鳴暫息，姑愛卹他苦，假做雞鳴，眾雞都鳴，後便成

仙。有既嫁為善的二程夫子母侯夫人，賙濟親族，合藥施人，收養鄰里孤兒到長，仍還他父，待小奴婢如己子女。蘇東坡母程夫人，好讀書，明道理，常說積財倒要愚了子孫的，因賙親族，助嫁娶，施窮人，樂善不倦。陳幾亭夫人丁氏，盡捐奩田百畝，救濟孤窮，子孫累世昌盛。劉夫人見一囚犯，病倒門首，就變賣奩品，代他贖罪，明日便產子名洵，後中會魁，孫科甲六人。又有與夫同為善的，袁了凡行善事一萬六千條，袁夫人每日助行幾件，後了凡中進士，子儼也進士。蘇翁與妻極愛惜飛走

的物命，每日夫婦不吃飽，留飯與丐吃，後俱百歲。又有守節為善的，懷仁縣劉氏家富，聞縣官催錢糧要緊，貧民無完，獨捐銀十萬兩代完，子孫數世科甲。剡州陳氏，織手巾度日，減衣減食，救濟窮人，勉力不倦，遇仙姑，教織錦帕，家便富，二子一名醫，一登第。建州練夫人，夫章太傅亡後，有南唐二將來破城，將屠，因與太傅有舊交，授旗插門首，記認勿殺。練夫人說，幸念舊好，求全此城，若不然，請先眾死。二將因不屠城。夫人生八子，俱大貴。看這幾條，便知女人為善，受福原與

男人一樣，並可免產難，豫修來世做男身。今女人亦有日誦《感應篇》的，這是最好，然也要依了他做。至於《小學》，朱子做來並教女子的，節孝教子，都在其內，也要揀要緊的熟讀。凡家中有識字的，大要講明這段。

輕慢先靈。

祖宗父母既歿，他的陰靈常在，叫做先靈。輕慢，如殯殮無禮、居喪違制、祭享不虔、拜掃不勤，及賣墳山、祭田、祠堂祭器、墳樹等都是。至

停柩不葬，尤為大罪。〇這十句最是居家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孝敬先靈，像在生一般，每事照文公家禮，葬務更要速辦。文昌帝君救世文說，每歲立臘，北帝統御隨處地方陰兵神鬼，細查人家墳墓，如槨坍出，風吹骨殖，暴露屍骸，即察其承值子孫之滅天理、薄祖先之罪，暗中使其漸漸貧乏，或子孫夭死，或孤寡久病，或火盜刑戮，絕嗣拋骨。

違逆上命。

上，是君、父、師長、官長、家主等類。命，是有話叫他。違逆，如不服差使、不依教訓等類。〇這句最是在下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敬依上命。命或未當，百計求合，雖處萬難地位，總不見君父不是處。這箇忠孝本心，最關陰騭。

作為無益。

作為都是做。世間愚多智少，故做有益事少，做無益事多。如造大宅、收古玩、賽會、做戲、好賭、吃著、首飾、狗馬、器物窮工、結交有勢等

類。朱子說，我見人把官錢胡用，實是痛心。○對面看來，善人知做事有益無益，便是禍福關頭，大要思量，思量的有益，莫如行方便。長春真人方便文說道：人生世間，方便第一，力到便行，錯過可惜！一平糶米，是第一大方便。一濟人疾病，大是方便。若能精虔修合許真君如意丹施人，方濟萬病，治疫尤速；次則諸般可施之藥皆好，又能印施良方亦佳。一夏月施湯水，冬月施老病衣服，存恤鰥寡孤獨，收養遺棄孩兒。死而無棺者，施之棺木；急難困乏者，隨宜救濟。一濟度幽冥，費小功

大。一戒殺一切物命。一修橋補路，開井通渠，興利除害，勸善解惑，息爭止鬥，皆方便也。如前方便事，富貴者行之，及人既廣，受報必豐，福壽增崇，家有餘慶。原文尚多，今特節錄。又前賢說有文墨的，不著善書，反造淫辭，實是通天大罪。更有得了科第，志得意滿，賭錢吃酒，著棋看花，了過生世，便把蓋地彌天的力量，積福延慶的日子，都錯過了，真是明珠彈雀。故俗語說：人家出一喪元氣進士，不如出一積陰德平民。

懷挾外心。

懷挾，是暗藏在中。臣有外心，便欺君；子有外心，便欺親；妻有外心，便欺夫；兄弟朋友亦然。這心一起，眾惡都到。〇這二句最是做事處心不正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持五倫，心裡倍加仁厚，恩義團結，一念無欺的。范文正說，惟不欺二字，終身可依了做，是做善人的根本。

自咒咒他。

心裡怨恨，咒自己死，又咒別人死，或賭假咒欺人，歷看果報，都是速死的。〇對面看來，善人受人欺侮，只得讓他怒罵，我只閉口；讓他張拳，我只袖手，便省了閒氣。我施有恩，不求他報；他來結怨，不與他較，便寬了懷抱。

偏憎偏愛。

憎，是厭恨。愛，是歡喜。人不明理，偏了愛憎，最有奇禍。至嫡母欺庶子，後母欺前子，女性陰毒，冤報不休，家道破壞了。〇這二句最是識量

短淺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平心待人，無私憎，無私愛，愛的也知他有差處，憎的也知他有好處，故在家無禍，處世也無禍。

越井越竈。

越，是跨。井有井神，竈有竈神，跨過極是褻瀆。〇對面看來，善人不窺井、不唾井，欄圈不坐，污物不入井，旁必掃淨，夏月祀井必虔。竈房必潔淨整齊，我家人足不踏竈門，不烘污物，溷廁必遠竈，朔望禮拜，夏日祀竈必虔，臘日祀竈必

虔。俞公遇竈神明訓，只因虔潔。

跳食跳人。

跳，是跳過。食，是養命的。人是最貴的，跳過極是侮慢。類如坐米踏飯，及騎肩踞背，都罪過的，不可犯。○對面看來，善人惜穀敬人。如劉元真淘洗溝中棄飯來吃，便免大難。程子不喜坐轎，嫌其待人如馬。

損子墮胎。

既產叫子，未產叫胎。損，是溺殺等類。墮，是用藥打下。或奸淫，或妒忌，或因窮困，或怨女多，哪知天律與故殺人命等罪，故犯此必受慘禍。世人不醒，極為悲痛！〇這三句最是輕妄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慈己的幼，並慈人的幼。如陳毅軒知諸暨縣，民多溺女，公設法勸止，並定上中下三等嫁法，俗因大化，子文莊，天啟探花。凡刻戒溺女歌，施保產丸，助米炭銀錢，都是積德中事。至賣墮胎藥的人，尤勸他不要造孽，這是上天震怒的，何苦貪小利，墮地獄？

行多隱僻。

隱，是不光明。僻，是不正大。瞞心昧己，只向暗僻中做貪利、邪淫、損人等事。〇這句最是暗室虧心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生平做事，件件可對人說的，就是積陰德，也不是故意揀人不見聞的事做。試看陰騭文註，竇氏一段，件件是陰德，卻是光明正大，都不是瞞人的。只消日日照這樣善做，不求人知，常憂不足，便是陰德。

晦臘歌舞。朔旦號怒。

號，音豪。〇晦，一月的末日。臘，有五，元旦、端午、七夕、十月朔、歲底，都是天神察人善惡之日。歌舞，如唱曲、唱盲詞、做戲等類。青陽祖師說：夜夜樂笙歌，日日醉花酒，快活若在先，煩惱必在後。朔，是初一。旦，是清晨。號，是怨恨聲。怒，是氣惱。〇對面看來，善人逢晦臘，正功過結算時節，倍加清心靜氣，查察一番。逢朔旦，正功過發始時節，倍加虛心和氣，振新一番。

歌舞號怒，平日且不犯，何況此日？

對北涕唾及溺。

天上北方，是眾神所在，不可穢犯。鼻出的叫涕，口出的叫唾，小便叫溺。〇對面看來，善人禮拜北斗，常為父母求壽，焚香禱告，每夜必虔。

對竈吟詠及哭。

吟詠，是歌唱。或歌唱，或哭泣，都是褻瀆竈神。〇對面看來，善人戒家人，在竈房不得喜時歌

唱、悲時啼哭，及咒罵、叫喊、梳髮、裹足、浴身、便溺等觸犯。

又以竈火燒香。

竈火不可點香供神，恐不淨，便不虔了。○對面看來，善人每日清晨一炷香，務必內潔了心，外潔了身，檯桌清整，爐火乾淨，方敢禮拜天地神明。

穢柴作食。

用穢污的柴燒飯菜，一恐觸犯竈神，二恐觸犯過往神道，三恐祭神祭先都不享。〇對面看來，善人家中作食，凡祭祀必豐，更要虔淨；凡自食必儉，也要潔淨。

夜起裸露。

赤身露體，叫裸露。凡人家鬼神往來，日裡有，夜裡也有，裸體便觸犯了，婦女更該避忌。〇對面看來，善人日裡必要正了衣冠，一坐一立，整齊嚴敬，庶不至心猿意馬；夜眠在床，雖要舒暢，

也不敢挺身上向，若要起來，就是暑天，也要蔽體。

八節行刑。

四立、二分、二至，叫八節。這是諸神錄人罪過之日，不但不用重刑，並杖責也要避。〇對面看來，善人做官，不專尚刑，要教化為先，奉陸稼書夫子做師範，熟看年譜文集，行出好事來，至當八節，更要寬卹。又如刻梁谿鄒迪光《勸戒圖說》等書傳布，地方上唱盲詞小說等，須設法改唱忠孝利

濟等果報。二事，也是省刑之助。

唾流星。指虹霓。輒指三光。久視日月。

虹，音洪。霓，音倪。〇流星，是過宮躔度，不時流移。虹霓，是斗星餘氣，赤白色叫虹，青白色叫霓。日月星，叫三光。唾，是口唾。指，是手指。久視，是常對它看。都是褻瀆不敬。〇對面看來，善人曉得人身在天裡，猶如魚在水裡，滿肚裡都是水。蓋離了地，便是天，起念做事，刻刻在天裡行，哪敢不敬？在天的物，就是天的精氣靈光，

敬它便是敬天。凡穢觸三光，大忌；溷廁等物，極該遮蔽。

春月燎獵。

放火燒山，叫燎。打圍取獸，叫獵。射逐尚且不可，何況當發生胎孕時節，殺命無算，豈不違背了天道？〇對面看來，善人體天地好生的德心，他救人，也要救物。呂祖師說：汝要延生且放生，此是循環真道理。總要極多便好。官長到春日，便該禁無賴養鷹犬，及漁用大網，農用諸活物，淹死壅

田。

對北惡罵。

口業有四樣，妄言、綺語、利舌、惡口，到惡罵更凶了。至對北觸犯天神，愈加罪過。◯對面看來，善人生平從無罵人的事。如富弼被人叫姓名惡罵，說道天下豈無同姓名的，不答他罵。夏元吉僕，污了上賜的朝服，說道不妨，污可洗；又壞了他寶硯，說道物都有壞日的，我豈愛它？二人後俱大位。況對北，便對天神。管寧不敢對北梳髮，恐

其褻犯，何況毒口罵人？

無故殺龜打蛇。

龜蛇，應北方玄武的象，無有事故，去殺打牠，必有陰禍。〇這十五句，參差說來，最是不誠、不敬、不仁的惡。〇對面看來，善人立願戒殺放生，力行不倦。歷看報應，從放生得子、得壽、得功名，極有靈驗，龜蛇尤重。

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

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

如是等罪，是指上文，從非義而動，到殺龜打蛇，百數十句的罪，或背倫常，或無情義，或害人殺物，或尖刻澆薄，或使氣狂性，或狂妄愚悖，或欺心利己，或好色貪財，或鄙吝奢華，或口過意惡，或陰謀使乖，或怠惰觸犯，太上已說盡人的罪惡了。今人心昏眼翳，犯了這種幾件，也不自覺著，更或自道便宜快暢，我是有本領的好漢，哪知鬼神暗察，絲毫不漏。善人喜他撐持世界，福報千

年不朽；惡人怒他破敗世界，禍報一朝斬絕。不是天殺他，他自殺的；不是天絕他子孫，他自絕的。篇首說許多鬼神，許多惡報，就為此等作惡人說，因詳在前，故此處只說死後的禍報。讀《感應篇》到此，哪得不慄慄危懼，要打點做善人，急急逃脫了死關，走到生路上去。

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值。

百惡業中，大半是爭財，故特提出來講。威勢逼取，叫做橫，如放債收租，交易過凶等類。值，是原數當值，是恰好原取的數。人的貧富，陰註陽受，吃虧些，天多方來補湊；橫取了，天多方來消算，或妻兒家口的死，或水災火難、盜搶賊偷、失落財物、病痛毉禱、官司口角等禍。橫裡來，橫裡去，錢財到底落空，只惹得一番殃禍，還醒不醒？○對面看來，善人一生作善，大半在好施，也該提出來講。如夔州推官楊旬，發願行十種善事；宜興吳頤山，依人勸行十種善事，都是放膽大做。

所以有子的，少年狀元；五十無子的，連生兩貴子，後來鼎甲宰相不絕。人或積金有餘，些小作善，便要報子、報壽、報昌盛，萬萬不能，只因他慳吝未化，看財極重，又信心不深，恐放了去收不來，總不是為善根器。庶幾半積陰功，半作家，方能感召福來。楊旬頤山，凡因果書都同載。

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

百惡孽中，殺人的罪最大，故特提出來講。枉，是冤。兵，也是刀。易，是換。如為將不仁、

貪官污吏、勢惡土豪、庸醫訟師等，殺害人性命，都是冤冤相報，只如換刀相殺一樣。又如我力可救他死，見死不救，實與殺人同罪。曾見松江有一村遭荒歲，獨一家有米百餘石，目見村中幾人餓死，竟不救濟，不及五年，身死，二子隨死，嗣便絕。凡硬心腸人，為富不仁，最是不要子孫的。〇對面看來，善人生平，把救人做急務，也該提出來講。如韓魏公知益州，救活飢民一百九十餘萬，及撫河北，救活飢民七百餘萬，後拜相，子孫公侯宰相，昌盛無比。就是做士民的，或見或聞，有關係性命

的事，必要盡力救他，或獨力，或共募，救得性命多，大造子孫的福，遇了荒年，便可一人救千百人，一日行千百善。

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

脯，音府。◯再提出貪財的惡來講，人該切記，不可犯的。脯，是肉，被屋漏水浸了，便有毒。鴆，是毒鳥，毛入酒裡，吃了就死。◯對面看來，善人的好施，力行不倦，也該再提出來講。如

韓樂吾家貧，歲荒，當物都盡，一日只餘米二升五合，聞友饑餓，便分半與他，後家漸富。孔姓農人，家貧行善，路有缺陷，必填平，工或浩繁，買酒肉邀鄰共做，後鋤地得金遂富。商輅的父，做嚴州衙役，積善好施，活人甚眾，並勸同衙守法，不可害人，後生輅，中三元。薛玠當宏治壬戌年會試，前一月夢父與祖及曾祖說道：陰間先要考我們的陰騭，方得你中，你該積德，以遺子孫。是科果中。歷看富貴人家，都從祖父積德中來，無奈膏粱的子孫，性情異樣，安樂場中，並無善書入目、善

言入耳，哪肯效法祖先，培植後來的元氣？故諺說：富貴草頭露，人生瓦上霜。正為不作善的富貴者，豫卜消息。今敬錄眾聖至言，苦勸一番。〇元帝垂訓說：朱門多生餓殍，白屋每出公卿。又說：勸富家布施，廣行陰德，福及子子孫孫。〇虛皇天尊聖願十戒說：不得貪求無厭，積財不散；當行節儉，惠恤貧窮。〇文昌帝君化書說：人言陰德如何種，舉事先存為眾心；許氏賑飢將竭產，羅家閉糴不容針；積而能散天之道，富乃成貧鬼所侵；一死一榮端有謂，蒼蒼造化意何深！許羅實事詳化書

註。〇孫真人福壽論說：貧者多壽，富者多促。又說：人若奉陰德而不欺者，禍不及也，壽不促也。〇長春真人方便文說：石崇不享千年富，韓信空成一代謀。又說：富貴權勢者，禍福及人甚易；力行好事，種種方便，功德莫大，福壽增崇。〇魏元君勸世文說：福宜常自惜，勢宜常自恭；人間勢與福，有始多無終。〇雷府辛天君警世法語說：積書遺後誰能讀，積財未必長能續；何如積德慶有餘，百世綿綿猶享福！〇呂祖師醒世真經說：富貴之家，偶行不義，福消孽積，罰及後人。乞將八條

寶訓，熟讀百遍，引入《感應篇》福路上來。

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

夫，音扶。〇上文都就事上說善惡，此處歸結到心。見得心是善惡的源頭，禍福的機括，第一關該謹慎的。愚人不知天道，忘卻了鬼神，做事更忘卻了鬼神。起念，豈知鬼神刻不離人，一念必記。善心感了，吉神便跟定他，望他善行圓滿，多方降福；惡心感了，凶神便跟定他，待他惡貫滿盈，多

方降禍。並有一時念善，便能轉禍為福；一念惡，便能轉福為禍。所以人的心最要好，最怕差。前賢用二個瓶，起一善念，投一紅荳，不善便投黑荳，久久便純是善心了，這法極好。然存心要廣大，不要狹小，故善人要起一念，便要造萬世太平的福。如顏公茂猷陰德極多，不可筆記，著《迪吉錄》，把一心普度，兆世太平八字，分做八卷，要度盡萬世人，這是助天教化，不知化轉幾百萬人了，世稱陰騭進士。

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為福也。

這是開人一條自新的路，恐人自道做了惡事，行善或無益，故說一朝改悔，便是轉關。改，從事上變換。悔，從事上醒悟。又恐人略做善事，便要得福，一不如意，又道行善無益，故說積久圓滿，方能獲福。諸惡眾善，包上文說。莫作，是刮磨淨盡。奉行，是積累功成。久之又久，自然福祿隨，神靈衛了。凡人要改過遷善，該熟看《俞淨意遇竈

神記》，這是方法。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此八字，是一篇綱領。

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

這說人的去惡從善，總歸到語、視、行三樣，切實下手做起。日裡愛惜光陰，時刻不停這三善，積到三年，善行圓滿，便可受福，總要終身如一日的。太上恐人信心不深，或起疑意，故兩下必字，

見得報應，如影隨形之意。讀了文帝救劫章，乃知天神賞罰人的善惡，有記善簿、記惡簿。蓋因司命申奏，城隍申奏，過往神道申奏，巡查諸神，或百萬或千萬，早夕申奏，故善惡瞞不過天的。又觀音大士說，今日人心險薄，鬼神鑒察極嚴，善惡簿冊，一月一造，不等待後日來生，始有果報。看此便曉得必字之意了。今勸世人，把《感應篇》熟讀深思，每日間，將此篇逢人化導，不避嫌疑，最是語善；撥忙看此篇二三張，反覆辨味，最是視善；遺事依此篇做出善來，最是行善。三善，更把語善

做第一，蓋誠心化人，一化十，十化百，善量愈廣。如蘇州某翁，家貧無業，遊貴人門，每日勸他做善事，子名從周，少年中式。寧波唐賡堯，在東昌府作幕，每勸主人存陰騭心，行造福事，子孫相繼登第。這兩種人語善，陰功尤大。

胡不勉而行之。

這是太上勸人勉力行善，總要人向善背惡，出禍關入福路，一片救世苦心，盡情發露，人哪可不敬信奉行？文昌帝君說，勸世人，每日清晨誦持

《感應篇》一遍，可以消愆滅罪。又說《感應篇》行之三年，萬罪消滅；行之四年，百福皆集；行之七年，子孫賢明，榮登科第；行之十年，壽命延長；行之十五年，萬事如意；行之二十年，子孫為卿相；行之三十年，注名仙籍；行之五十年，天神恭敬，名列仙班。讀《感應篇》者，務要盡心盡力，把此作性命的事。

右感應篇直講。積善修福的道理頗備。自揣涼德。何暇勸人。然朱子嘗說。學者須隨時救世。一得芻蕘。聖人不棄。故敢授諸棗梨。這本書總要肯看便好。看一句解釋。必要反去覆來。心中玩味四五遍。然後再去看下句。亦如此法。並要每日偷閑熟看。終身守定。自然大受益處。若無至誠心腸。草草看過。終不濟事。嘗記高忠憲家訓說。做善人雖吃些虧。到底總算是大便宜。做惡人雖討些便宜。到底總算是大吃虧。這四句。最真切誠懇。人人該刻骨記的。人能曉得這個道理。則這本書。自

然肯看肯行了。然又必照法講說。便是正己化人的事。一人肯講。便得數十人聽善。十人肯講。便得數百人聽善。務要大家撐持世道。存與人為善的心。以廣善量。

敬法

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作難遭想。淨手潔案，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苦報無盡。奉勸世人，當遠罪求益，離苦得樂也。

——恭錄自印光大師《文鈔三編・卷四・靈巖山寺念誦儀規題辭》

出版說明

一、經文依據版本

《太上感應篇》之作者及成書年代不詳，最初著錄於《宋史・藝文志》，據近人考證，該書本文約作於北宋末南宋初年。從南宋以至明清，這部書的刻本和各種注本甚多。本書選用康熙辛未年（公元一六九一年）《太上感應篇註疏》之木刻本為經文校對依據。

二、字體、字形

本書為使今人易於理解，以從眾從俗為原則，因此原文中的異體字，或因不同字體造成的筆畫差異，除人名、

地名外，皆替換為現代常用字。改動字體例示如下（以下括號內的字係摘自木刻版原文，括號前的字是本書用字）：衛（衛）、仙（僊）、向（嚮）、鬥（鬬）、疏（踈）

三、符號說明

直講的解釋文中，有些句首標示〇符號，表示分段的意思。

本書內容若有訛誤之處，尚望諸位仁者大德不吝賜教，以使爾後再版時，得以修改完善，廣益大眾，至誠感恩！

華藏淨宗學會　謹識

二〇一八年五月一日

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迴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太上感應篇直講 . -- 初版 .
臺北市 : 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 ,
2018.05　面 ; 公分　注音版
ISBN 978-986-88079-4-5 (平裝)
1. 太清部 2. 注釋
231.8　107007679

CH28-002-01

太上感應篇直講

【原文注音】

出版者　財團法人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
地　址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三四一號五樓
電　話　(〇二)二七五四七一七八
傳　真　(〇二)二七〇三九五一三
劃撥帳號　五〇〇七一七二五
戶　名　財團法人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
E-mail　hwadzan@hwadzan.com (禮請法寶專用)
承印者　和裕出版社 (〇六)二四五四〇二三
初版一刷　公元二〇一八年五月　恭印貳仟冊

本會一切法寶，免費結緣，禁止販售，請勿擅改內容，歡迎翻印流通。
All the Dharma material in this association is for free distribution.Please don't sell it nor alter any content without authorization. Any reproduction or circulation is appreciated. Printed in Taiwan.

華藏淨宗弘化網

著作權聲明條款

萬法皆空
因果不空

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
本會一切法寶，免費結緣，禁止販售，請勿擅改內容，歡迎翻印流通。
All the Dharma material in this association is for free distribution. Please don't sell it nor alter any content without authorization. Any reproduction or circulation is appreciated.

9 789868 807945